

中國政治學史

卷下

于夢



第五篇 戰國末期之政治的哲學

第一章 韓非之政略學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史遷稱其「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今荀子議兵篇有李斯問答而無韓非而韓非書中僅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孫氏之儒一難三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一(孫即荀司馬貞顏師古謂爲避漢宣帝諱)此外亦未嘗稱其師

說非始始師事荀卿治儒學其後復攻黃老鬼谷申商之學所學漸駁寔背其師說故顯學篇言孫氏之儒所以別已學於其師也又言「……儒分爲

八墨離爲三取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是非固力排儒者之說者也雖其思想類多淵源於荀卿而其所自樹立之法治思想則固與師說相去遠甚故荀子亦緘口不談及非蓋傷之也按非與李斯同時「其使秦在韓王安五年翌年(公元前二三三年)見殺時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韓李年略相當則非壽在四十五十之間」(錢穆

先秦諸子繫正考辨本所禱非考）史遷稱其「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
雜十餘萬言」（史記本傳）並言其「知說之難爲說雖書甚具終死於秦
不能自脫」復著其文於本傳若是則說雖固非手筆也大抵史遷所舉各篇
皆爲當時非原書重要篇目其餘惜未盡列故漢初之本與漢書藝文志所列
五十五篇是否相同今無可考近人胡適謂今韓非子決非原本其中多爲後
人增補殆可信惟胡說以爲史遷之說多不可靠篇中之可靠者僅顯學五蠹
定法難勢說使六反間辯七篇（中國哲學史大綱三六五頁）然說雖孤憤
其文均互相發明以見智術能法之士無黨孤特聽用之難及辯說身危之理
爲史遷所稱道殆漢初已傳誦一時其非僞作可知內儲七術六微及外儲前
文均係經文殆爲非授弟子之言其後傳文蓋其弟子記之也說林亦爲非平
日所稱說於弟子者殆亦弟子所記其中或多補綴之文又八經均稱經非書
中稱經者僅此數篇疑均爲非作而非弟子奉以爲經者也間辯定法二篇皆
設「或問曰」「問者曰」「對曰」之辭疑亦爲非弟子記述師說之作不
得謂爲非作至六反似爲二篇合成自畏死難降至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爲
六反篇或其一部份自古書有諺曰至篇末當係另一篇（丘漢平先秦法律
思想一〇四頁）又六反八說文具條貫辭理相屬若以六反爲真則八說亦

非也。則胡說亦未盡是考非書初見秦一篇又見秦策以爲張儀說秦王
然書中言樂毅破齊（按儀死於赧王五六年間樂毅破齊係赧王三十一年
事儀死已二十五年矣）荆東徙陳（按赧王三十七年秦拔郢麇夷陵荆王
亡陳時儀死已三十一年矣）魏敗華下（按赧王四十二年白起擊魏華陽
宮卯走時儀死已三十六年矣）趙破長平（按赧王五十五年白起破趙於
長平時儀死已四十九年矣）明屬國策誤收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沙
隨程氏說……以初見秦爲范曄書然篇中論長平邯鄲李下之事正唯
以此畏罪乞退者豈得轉謂爲范曄書近人有疑爲蔡澤或澤之徒爲之者錢
穆以爲近是（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四四〇頁）亦無可據高亨補箋信
爲非上秦王書願或者疑非不當爲秦言亡韓之策因疑爲繡者誤收然非不
用於韓其入秦求用例與商鞅正同鞅亦衛之諸公子也苟不言亡韓將何以
取信於秦王是固非非之初心也觀存韓一篇固以媒孽致死則其故可思過
半矣至存韓亦爲非上秦王書蓋載諸秦氏而爲編者所纂集故誤入秦史
舊文自一詔以韓客之所上書一以下皆秦史也疑非之死卽以此書殆爲非
入秦後翌年之作考始皇本紀十年李斯說秦王請先取韓時非客於秦欲阻
其謀遂以致讒李斯所謂「非終爲韓不爲秦」也難首愛臣二節均爲非上

韓王或秦王書（篇中稱「臣非一」及「臣」「大王」者不一只可以爲證）飾邪爲非上韓王書殆諫韓王之辭（高亨補箋序）忠孝亦爲非上韓王書三柄篇文中多推闡非說如「君以其言授之事」一節略見主道篇而此則詳闡之又引「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一節亦見主道及楊權二篇可證此篇爲非弟子之作無疑楊權主道二篇或以其文中多用韻疑其非非作然其學說因襲老聃鬼谷申荀之迹亦顯而易見文體雖有異然往古文字殆莫不有韻以便其弟子之傳習詎可於韓非而疑之且荀子賦篇寧不與其文體不類豈可亦謂非刪作哉疑此二篇爲非早年述學之作不能以文體之異而疑之也有度一篇則斷非非作篇中稱荆亡齊亡燕亡魏亡皆在非死後可僞證八姦十過二篇辭義膚淺斷非非作解老喻老二篇卽史遷所謂「而其歸本於黃老」一者也胡適疑爲另一人作非是功名一篇則完全爲慎到之勢治論絕非韓非學說所能容如難勢爲真則此篇必僞（丘漢平先秦法律思想一〇三頁）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四篇皆先敘往事而綴以「或曰」「或曰」者明其非韓非之意而非論述之者也此必爲非弟子所記非平昔稱述之詞疑非非作大體一篇丘漢平疑爲慎子之作用人一篇所論與定法略同惟文勢則異疑爲後人綴其餘論爲之者問辯一篇敘或問及對明爲非與弟

子問答之辭而弟子記之者問田一篇中有「堂谿公謂韓子曰」及「韓子曰」一等辭蓋非弟子之作說疑一篇稱「趙之先君敬侯一疑爲非弟子趙人所作此外各篇疑多爲非弟子之作或亦爲編者所補綴要之非書除其所特撰者外當爲其弟子所纂集成書其有誤竄殆可信也

法家始於戰國中葉其成爲一有系統之學派爲時甚晚蓋自慎到尹文韓非以後然法法主義則起源甚早管仲子產時確已萌芽其學理上之根據則儒道二家皆各有一部分爲之先導韓非先受業荀卿治禮法之學荀子言「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以法數制之」(富國篇)是卽韓非思想之本源也又其書中解老喻老二篇尤能得老學真髓足徵其思想之淵源固有自也

法家思想純粹以政治爲中心事業故以刑名法術之學爲尙考漢書元帝紀注引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而新序則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缺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然而韓非則皆兼之觀非書言「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孫鞅徒法而無術」則其所學固兼法與術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定法篇)「術者人君所密用臣下不可妄窺」(尹文

子者也是即所謂『法者著之圖，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
非三篇）所謂『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
也』（定法篇）故定法篇曰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
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
皆養生之具也。

又曰

『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

又曰

『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又曰

『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

於上之患也』

是非則韓於刑名法術之學，皆貫通其條理無疑。由是言之，韓子之學，尊君重刑，尚

信用，勢揚權，其道皆不離於治。雖「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史記本傳）然其書中所論十之八九爲君人之術，即統治方略，其餘則說辯權謀，是則非

之所學完全以政治方略爲其根本其思想之出發點殆亦本之周書陰符及老聃鬼谷然其所造則純爲統治學之組織斯其異也茲分論其概略於次

第一節 韓非之統治學

韓非之思想源於周書本於老聃鬼谷而完成其統治學之組織其思想之精覈條理分明制馭之周密古今言統治學者殆無其比其書中主道揚權二篇泛論主道之原理說使一篇泛論治道之三原則內儲二篇說上七術以馭下說說下六微以察奸外儲四篇說左上以明聽察立信說左以言功賞刑罰說右上三術以治臣說右五事以明法八經以綜述主術凡此皆其學說之可信者也其他二柄八姦十過愛臣姦劫弑臣和氏三守南面備內亡微觀行觀人用人安危人主節令心度制分各篇皆於統治方略各有闡論無論其是否爲非作或爲其弟子所作要之非書中十之九爲研究統治方略之作此爲韓非學派之特色蓋儒墨二家祇言治道論主義談政策皆臣術也鬼谷蘇張等縱橫家則崇治術尙辭說講政略亦臣術也而法家獨詳闡其所以統治之方略則主術也此其研究之對象不同其學說自不得不異斯韓非所以脫離荀卿而背其師說之故也歟茲節述其原理方略於下

第一目 韓非統治方略之要素

統治方略者一國統治狀態中其首腦部與其各部分之間保持其密切聯繫而不絕交換其思想或命令變更其思想行爲之一種精神的運用之方法也此爲統治權運用時必然附屬之方策苟無其道一國之統治運勢必無法運用蓋統治國家時內外所發生一切的事實或事變均賴其方略以濟也譬猶大軍之統帥有統率學以導之國家之統治亦有統治學以啓之統治方略者統治學上之實施的方法也斯其方法爲一切首腦施行統治之權力之源泉其要素有二一曰權二曰法權者最高統治者之權略也法者國家施行統治之法制也一國之最高統治者所以統制其國胥賴二者而後濟苟無權焉則四境必畔苟無法焉則臣民必散權也者操於最高之統治者無形而不可見法也者行於此野顯著而易遵二者於統治權之實施如輔車之相依蓋以翼贊統治權之運用者也韓非於此說之極精其論國家之最高統治者曰人主（見書中各篇）即元首也命權略之運用曰「術」蓋與「法」並稱者也其論詳於定法篇其言曰

一今由不害言術而公孫缺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諫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在乎偏法而罰加乎文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

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

又三篇曰

人主之大物非法則亂也法者編著之圖權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清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心術論亦曰

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則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與

法術二者統治之術也使術而無法則姦多（定法篇曰「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使法而無術則臣易為姦（定法篇曰「公孫缺之治齊也」）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二督皆弊故曰「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所謂術者明權也亦即統治者之權略也統治權賦於統治者以一種中心力量於其實施之際因環境之適應而變換其方式者斯曰權略心度篇曰「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權略即謂人主所執之術也然權略之本體無形而此於其施也有所為而不欲人之見之也以其無形若無所為而

安之若素若是則權略之運用神乎其術矣故揚雄曰

「樨不欲見素無爲也」

按茲論本於老聃 老子曰

「上德無爲而無不爲」

韓非解老篇解之曰

「……………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虛者之

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

上德」

是則所謂素無爲者即虛也

夫統治者之運用其中心權力之方略蓋所以導制其四方者也其運用之權操諸中央而操於最高統治者之手待時以施因事而應相機而動蓋順其勢以處其變者也故貴得其要領虛以待實陰以見陽陽若無爲而陰以御其事使必人人自效則其政治始舉而應變於無窮循是以往遵其道而不易是之謂隨理蓋因事理之必至而行之不已者也故其下文又曰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

已是謂覆理也一

易釋論此文接上引一經不欲見素無爲也一二句

按韓非此論與其哲學思想原相一貫解老篇曰

「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嗜少資之謂壽々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

壽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雖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

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慮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按此文後

數語疑有舛誤待考)

此其稱聖人之用神虛靜而服理其理論適與揚雄論相印足徵其思想固有

所本至其所謂「覆理」者由道以行也蓋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

理不可以相虛故理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

(解老篇)覆理逾覆道也「理定而後可得道」(解老篇)故解老篇又

進而釋之曰

「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

此則韓非之本義也嘗考韓非所謂「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一者亦老聃之遺

說也老子曰「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今本老子三章)又曰「

道虛」(一本仲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今本四章)按說

道虛(一本仲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今本四章)按說

文「虛者虛也」中聲老子曰「道虛而用之」又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今本十五章）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此韓非之說所由本也所謂「四經既成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闢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者則老聃鬼谷之學說也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爲和」（今本四十二章）又曰「天門闢闔能無雌乎」（今本十章）又曰「善閉無闢揜而不可開」（今本二十七章）又曰「塞其兌閉其門」（今本五十二章）鬼谷子曰「觀陰陽之闔闢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門戶」又曰「……或陰或陽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又曰「……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又曰「益損去就背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隱而入陽還終陰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揲闔也」以上皆見揲闔篇按陰陽二者即韓非所謂「與二俱行」也凡此皆非說所由本者也

由是以論韓非所持以爲統治之權術者蓋以虛靜爲其第一義此史遷所以論其學歸本於黃老者也故主道篇有言曰

「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慮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揚榘篇亦曰

「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
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不
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眞情」

又曰

「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

又曰

「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伍之以合虛榘幹不華則動
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

主道篇又曰

「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
勿更以參合闕焉」

按韓非此說亦本之申子申子大體篇有言曰

「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致藏於無事竄端置疏示天下

又曰

「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以上均見羣書治要申子)

韓非去申子未遠其受申子之影響自較深切凡其所論虛以知實靜以制動聞以見疵參以稽同皆以靜退為事而使其事之自定也由是可證老聃鬼谷申不害韓非四家學說義皆一貫其思想之源流及其轉變均於此焉見之矣是故韓非之說其統治方略一以靜退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主道篇)此則韓非論術之正義也

然統治方略之運用權(亦曰術)與法二者蓋並用者也故主道篇又曰此文與上文相接)

「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受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

賞罰者法也以術為制以法相馭二者相輔而不失則統治之權乃始能運用以克濟其事然法令之立以廢私也「法令行而後私道廢」(說使篇)故

法之本質具有嚴重性法定則不改守法則不移懸法以爲信行法以爲威其始不可苟其終必有變蓋以克制其下以求致治者也故主道篇又曰

一 是故明君之行賞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

禮臣篇亦曰

一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不刑是謂威滂社稷將危國家偏威

楊權篇亦曰

一 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善惡必及執政不信

又曰

一 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苟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

外備說左又曰

一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外備說左又曰

『致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
凡此各說皆明著乎法之性質之獨立而不可侵犯也
解老篇曰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
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
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
飭令篇亦曰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女』

凡此明著乎法之性質之不宜致變更也故五蠹篇又曰

『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

是又從積極方面規定法之質用者也然法者必當以能法之士而後能守之
蓋『私者所以亂法也』(說使篇)苟非有能法之士強毅^女直必不能矯
^女效(孤憤篇曰『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女直不^女直不能矯^女』)其不然者案
法治官苟以重人(孤憤篇曰『人臣循令而^女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則法虧而刑墮矣故說使篇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此言法之不可不慎

也

第二目 韓非統治方略之原則

韓非統治方略之原則有三曰利曰威曰名說使篇曰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日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

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者也三者雖有不急矣』

按內儲說上篇曰

『齊國好厚葬……桓公患之以告管仲……管仲對曰凡人

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嘗

輕者』

此韓非立說之所由本也利者民之所欲也外儲說左上曰『利之所在民歸

之』說左又曰『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即其義也不能利其利而得民

者未之有也是故以利化民而後能得其民故治道之第一原則曰利此其說

蓋本於墨子兼相利之說而與孟子之主張仁義『何必曰利』之義正相反

由是以利爲鵠而廢賞生焉故又曰『賞賜之所以爲重』(說使篇)以其

利之也威者民之所畏也因民之畏而重其刑罰所以便行令也『凡賞罰之

心者勸禁也賞厚則其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患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

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疑此句下脫「反於所欲焉得無惡」句）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六反篇）楊權篇所謂「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雷」即謂成行也故又曰「刑罰所以擅威」（說使篇）也此爲治道之

第二原則

名者所以定分上下之所共奉者也楊權篇曰「用一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是即所謂上下同道也因「民之急名甚於求利」（說使篇）故以名驅之「立名號所以爲尊……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說使篇）由是「名之所彰士死之」（外儲說左上）所謂「君操其名巨效其形」（揚權篇）也於是分位以定廉恥以立是爲治道之第三原則至於三原則之運用則以錯綜爲治八經篇曰

「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賞厚者利也誅重者威也毀譽者名也是三者參而用之者也

又姦劫弑臣篇曰

「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

以禁之使民以罰誅而不以愛惠免
明賞設利者以利導之也使民以功賞以名動之也嚴刑重罰者以威禁之也
是其義亦以三者並用之也故由韓非之說蓋以嚴刑峻法爲其最後鞭笞之
威六反篇所謂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

又曰

『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罰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廢止』

又曰

『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

凡此皆其說也所謂『毋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
（六反篇）

第三目 韓非八經之統治方略

韓非之統治方略列舉之爲八經細別之爲七術六微著於八經及內儲八經
者統治方略之總綱也七術六微皆其目也所以爲制治之具察治之理也其
論雖或互見及散見於各篇而其要旨則概見於此蓋八經者經也內外儲者
緯也經以說其理緯以敘其事故八經所述皆統治方略之抽象的方法而內

外篇所記皆其時掌故所示之事實的方法而卜之八九均與八經相因韓子蓋由其學說之原理出發而更以歸納的方法探討政治史實之結果以爲之之結論者也故其理論咸接近於事實觀非書中殆無一空論可徵其爲一實際的政略學者故其所論之統治方略實爲其書中珍異之部份而或者以爲僞作殆未之深考耳

八經者制治之經也一日因情（一日收智）二日結智（一日主道）三日亂起（一日起亂）四日叅言五日立道六日聽法七日類柄八日官法八者皆統治者所密用以爲制馭之方也按鬼谷子符言有主位主明主德主賞主問主因主周主恭主名管子九守亦有主位主明主聽主賞主問主因主周主參督名各章其目雖略異其文多相同符言者周書陰符之言也爲戰國學者所傳譎故傳齊學者鬼谷及管子書均兩載之韓非八經蓋得力於此者其中因情結智參言立道聽法各章於符言主因主賞主明主恭（即九守主參）主問主周主德（九守作主聽）均有因襲足徵其說固有本也（按今影宋本四曰立道五曰參言誤也依文義其四蓋論參言其五則言立道也茲爲正之）

第一因情 因情者因人之情以爲治也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各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濫賞罰下共則威分……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八經因情一）

韓非所言因人之情者即鬼谷子符言主因所言『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莊子所謂『因衆以寧』（在宥篇）『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之說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故賞罰可用而禁令可立此治道之本也故外儲說右之五曰『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也然信賞之制殺生之柄爲統治者之大權不欲其分於下若賞罰之權而與下共則威分於下而禁令不行故外儲說右一曰

『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即其義也

由是言之統治者執柄而處勢大則於上必以明察為尙苟不明察則聽言不參而權分乎姦矣故內儲七術參觀一曰

「視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此言不參致蔽偏聽致塞即鬼谷子符言主賞所謂「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莫不聞」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也亦揚權駕所誠以爲「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郡國焉」者也蓋所謂參者參稽其事以求其情實也揚權篇曰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

即其義也

又所謂「權分乎姦」者即「權借在下」(內儲六術說下一曰權借在下)也內儲說下權借一曰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

爲用則人主壅」

即其義也據是以觀七術之一曰參觀二曰必罰三賞譽六微之一曰權借四者皆因情之方法也

第二結智 結智者盡人之智也即鬼谷子符言主明所謂「以天下之目視

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一也八經結智曰

「……………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漸則事留……………」

何以盡人之智曰「一聽而公會」「一聽而公會」者「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八經結智)也故聽其一而公會以斷之結智竊所謂

「……………」自取一則毋道墮整之累故使之諷諷之而怒是以言陳之日必有笑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有徵賞罰隨之……………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

蓋自取一則前後不悖而理論一貫於以生其下之諷諷以取其籍而驗其成敗刑賞於以隨之所謂「責下」也誠使一聽而不公會則其弊必不能以別愚智誠能責下則「使人相用」(八經結智)而濫竽者廢故八經結智又曰

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則下盡

即其義也

第三亂起 亂起者『亂之所生』也知亂之所由生而謀弭之於未萌也八經亂起曰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刳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文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文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任吏責臣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過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結誅親文重帑文按此文不可通疑當爲結親文以重帑誅之則外不文籜矣文則外不籜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籜內不因則文充塞矣

韓非以爲臣主利異故『亂之所生也六主母后文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皆亂之階也故備內籜曰

『備在所憎禍在所愛』

謂其賊在內也蓋前四者主之所愛者也後二者主之所畏者也『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亂之所由起也故其所以制之者亦有二文一誅外國所

置吏及親暱之賣國者則外無所籍（二）罪親屬之請託則內無所因能如是姦乃無所乘至於大臣則以參伍之法以制其壅（主道箴曰「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所謂下不一門也至於顯賢則明法以制其亂所謂禁賞必行也其位至而任大者則以三節持之其言曰

「官襲節而進至於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帑字不可通疑有誤）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

三節者所以結大臣顯賢之心者也親屬以爲質爵祿以爲鎮參伍以爲固三者行而後賢不肖皆入教矣

抑亂之起猶有五患焉八經亂起又曰

「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口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醜毒之亂起」

五患者一曰遊禍不用賢良以資鄰敵也二曰狎賊僇辱近習以致疑忿也亡

徵篇所謂「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即其義也三曰增亂「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增而憂懼而久未可智者」(亡徵篇)實以生徵幸而增危亂也四曰卷禍即亡徵篇所謂「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必招刦殺也五曰彈威脫易不神以來賊害也此五患皆足致亂故曰「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八經亂起)言眩者謂瞑眩不自覺也言藥者謂其服餌以致毒也不可不容也

按上言權借不失者即內儲六微之一曰權借在下(原文見上文所引)之說說也又上言臣主異利親暱賣國者即六微之二曰利異外借所謂「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君~~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

即其義也又上言后妃子姓弟兄之生亂及大臣兩重之招禍者即六微之五曰參疑內爭所謂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

即其義也又上言外國所置吏者即六微之六曰敵國廢置所謂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

即其義也據是以觀則內儲六微之一曰濳借二曰利異五曰參疑六曰廢置
皆起亂之因也

第四參言 參言者參伍之道也『偶參伍之道以責陳言之實』（備內儲
）也八經參言（原作主道誤也）曰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今影宋本作坻著折
之誤）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怒之前
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微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母（按原文不通疑係穿
字之誤）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
人四微者符乃可以觀矣』

所謂參伍之道者一聽而公會之術也聽於一而參之於衆也揚榘篇曰

『參伍以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
失矣』

參者三也伍者五也聽於一而謀於衆以三之五之則集衆思以儲忠益也故
參以比物之情則謀多伍以合虛則責失折之以理則誠僞可見怒之以和則
苟同者思憤此儒者所謂『不排不發』之術也然後乃會集衆端驗以四微
必地勢天時資源人和四微皆符而後其所謀乃可觀此即鬼谷子符言主間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瑩域之處安在也蓋
所問者即以徵之也故內儲說下廟攻曰

「叁伍既用於內觀廉又行於外則敵偽得」
斯其義也此統治者問諸管道之術也故韓子更進而詳論其變化運用之方

略曰

「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
懶遠使舉往以悉前即選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聞說使
以納諫泄倒言以解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獨獨爲（此句文有舛
誤）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門
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姦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
知歸罪以止威險使時備以省衰漸……………」

按韓非所舉凡二十二術大別之爲四類

一甲一樹明之法 關於統治者樹明之法凡九項曰「參言以知其誠」曰
「舉往以悉其前」曰「即選以知其內」曰「握明以問所聞」曰「倒言
以嘗所疑」曰「論反以得陰姦」曰「設諫以獨獨爲」曰「明說以誘避
過」曰「宣聞以通未見」按鬼谷子符箒主恭（管子九守作九參）曰「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更一長目飛耳樹明三者主參之道也即所謂參也而其要曰樹明以洞悉天下姦也韓非九項即明姦之法也其言參言舉往即遵設諫明說宣問六者辭理易曉無埃煩釋所謂「握明以問所聞」者「挾智而問」也內儲說上七術六曰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

握明者挾智也其法蓋以驗其下之誠僞也所謂「倒言以嘗所疑」者即七術中之七「倒言反事」也七術七曰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

倒言者倒錯其言反事者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以得其姦也所謂「論反以得陰姦」者利害有反而論之也內儲說下六微四曰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

事有以害爲利以利爲害者察之以反則其姦僞可得此之謂「論反以得陰姦」也凡斯八者皆立言之法也

「乙」任使之法 關於統治者任使之法凡五項曰「易視以改其譯」者

結之以恩也曰『一用以務近習』者則以近習之便易緣勢以爲姦故一其用以杜其弊所謂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八姦篇)也按孤憤篇曰『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故於近習以一用爲務不宜使其干政也曰『重官以懼遠使』者卑官遠使易爲敵購故重官以懼之也曰『訖使以絕黷泄』者即內儲說上七術之五曰『疑詔詭使』也其言曰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常私』

黷者私也泄者謀之洩露於外也謀定於中而說於任使則雖或數見久待而非其所信任也若是則謀不泄而姦鹿散矣又或陽若不知而說使以問諸他人或他事則事實彰明而姦人不敢驚其私矣曰『卑適以觀直諫』者以卑則知諫以適則知直是觀人之術也凡斯五者任使之法也

一丙一察奸之法 關於統治者察奸之法凡五項曰『執見以得非常』者以微知著以幽知顯以安知危也曰『疏置以知其外』者故疏其人以知其外國之所置也曰『舉錯以觀姦動』者舉直錯枉以觀姦動之萌也曰『泄異以易其慮』者故泄異事以變易其思慮使其不敢爲姦也曰『似類則合

其參一者即內儲說下六微之三日託於似類也內儲曰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

託於似類者臣下之以類似之事陷人以成其私也故必合其參以察其實則
姦不失誅而罪無所逃凡此五者皆察奸之法也

一丁一馭下之法 關於統治者馭下之法凡三項曰「作鬥以散明黨」作
鬥者使其下之相非也相非則黨散於下矣曰「深一以敬衆心」深一者靜
也所謂「執一以靜」也執一以靜則民莫不敬矣曰「陳過則明其固知辟
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者過不憚改之義也臣陳其過明以固知以
免其罪以止其威時使反省以警衰漸則臣必惕厲以服其事也凡斯三者皆
馭下之法也

綜上二十二術皆參言之要略守之以靜持之以虛操之以密用之以神苟「
言通事泄則術不行」(八經立道)老子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言
其不泄也

第五立道 立道者立上下之道也八經立道(原作參言誤也)曰

「明主其務在閭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
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

韓非所言周密之道即鬼谷子符言主周所云「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管子九守作下）亂寂乎（原文作「家於」二字誤也據管子九守守改正）其無端（原文作常據管子九守改正）也內外（管子九守作外內）不通安知所開（管子九守作怨）關（原文作開據管子九守改正）閉（管子九守作閉王引之曰閉當作閉王說是也）不開（原文脫據管子九守增）善否（原文作不與否通管子九守作否）無（原文作見據管子九守改正）原」（原文下有也字衍）之說也周密之道喜怒不形於外故寂乎其無端其言隔塞故內外不泄閉於內故不開善否不見其原故密而不見此其義也按韓非外儲說右上之二引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藏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韓非引申子之說亦以釋 周密之義者也故主道篇曰

故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周性君無見其意君
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又曰

一上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
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
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又外儲說右上之二曰

一「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
人主惑矣」

凡此所論皆本鬼谷申不害之說而詳闡之者也故亡徵篇曰「淺薄而易見
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是則言不周之易危也由
是以言則上下之道判然以別以一得十則其智廣此臣下之道也以十得一
則其慮周此主上之道也故明於統治者兼而用之故能察奸微此立道之法
也

第六聽法 聽法者聽言之法也八經聽法曰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有道之主聽

言督其用課其功課而賞罰生焉……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習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微……

參聽者即鬼谷子符言所謂『飛耳』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均見前文所引）也督用者以其言之效果若何課其功罪也內儲七術之四一聽曰

『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

聽不參曰一聽言督其用曰責下其義一也據是以觀七術之四曰一聽者聽言之法也

又五蠹篇曰

『令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

又外儲說左上二曰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皆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

是即「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之義也所謂「窮端」考謂析其是非之端也「說大而誇」無故而不當「皆邪說也執其兩端而窮之則姦得揚」
續篇曰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
又曰

「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

凡言辯必出入於是非兩端之間以其所出而反之使入則彼自離其是而其非自顯然矣吾因是而知之則其理窮此之謂「窮端」所謂「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者虛心以納忠益也鬼谷子符言主德（管子九守 作主聽）
（聽）（原作德據管子九守改正）之術勿堅而拒（原文此有之字）勿望而許（此四字據管子九守增）許之則失（原文作防據管子九守改正）
守拒（以上兩拒字管子九守均作距）之則閉塞此言聽之道不當堅拒望許蓋所以廣納忠論也

所謂「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者以喜怒爲察謾誠之具必待諸已變之後其所毀譽者皆可覆驗於以知其構納之動機之是否爲公抑爲私也此即揚權篇所謂「喜之則多事惡

之則生怨也凡此者藥言之法也

第七類柄 類柄者賞必出乎公利罰必以惡名二柄必使相爲類即安危篇所謂「賞罰隨是非禍福隨善惡」也八經類柄曰

「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當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韓非之意以「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也）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也）賞於功言程（程式也合也）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同俸）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八經類柄）故賞必出於公利以民之重之也罰必出於惡名以民之非之也若是則當譽同一軌非誅俱必行此賞罰二柄之必當與毀譽爲類而後始可用也故外儲說左之四曰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

其五又曰

「臣以卑儉爲節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逼」

凡此皆以釋其義者也此類柄之法也

第八官法 「法者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難三)

官行其法以之爲治所以廢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也(說使篇)八經

之末章曰

「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

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

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

韓非之學設「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八經)以爲政即揚權篇所謂「規

矩既設三隅乃列」也故尚法以爲制治之本此飾邪篇所謂「先王以道爲

常以法爲本」也故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無例外櫻之者必盡故臣無私

行民無私名此六反篇所謂「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審則官法必於

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也苟「法令

隨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賊紋以疑法……(八經末章)則賞罰共於下而

法亂乎官則其國必亂此即外備說又之一所謂「賞罰共則禁令不行」外

備說左之六所謂「私行勝則少公功」也故設法度信賞罰明誹譽以爲政

必三隅修列而後其國乃治故內備七術必罪二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又七術賞譽三曰「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又之二曰「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又說左上之六曰「……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又備內篇曰「士無幸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又五蠹篇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皆其義也此即鬼谷子符言主賞「用賞貴信用刑貴正」及荀子「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之說也按外儲說左上四曰

「利之所任名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蓋於君」

此置於法之外賞不以功則上不能得其利於下於法之外而譽之實不當其名則士修其名而下蓋之於君所謂「於法之外雖有難行不以顯也」亦安危篇所謂「斷削於法之外」者也是之謂私說使篇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此之謂也又

按說又之二曰

『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

又說左之一曰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是則言官法之用、以公以必以信以明官守其法不能稍有阿私安危篇所謂『賞罰隨是非禍福隨善惡死生隨法度』也故雖有賞罰而無怨德之可言是法的關係超然於人的關係以外而純粹獨立爲一種法制矣故八說篇曰

『人之不事衡石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

此官法之法也

綜上八經統治之略具備化而用之存乎其人然亦有爲八經所未備而其要著於外儲者有二茲分述之

（一）外儲說右上之一曰

「……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善持勢者蚤絕其莠萌」
此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畏則其除之」(說又上)
一)以蚤絕莠之萌也

二)外儲說右上之三又曰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

此言宋人之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

一)者其狗猛而人畏之故酸而不售也此以喻「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已

嘗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以上均見說又上三)者之擅權譬猶國之猛

狗也韓非蓋深痛於「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

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孤憤篇)者之衆故深

非之也至於「今……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

於君」(說右上三)韓非謂之曰社鼠蓋憑君勢以爲惡者也按三守篇稱

「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

臣使外內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

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煽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

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

據是以觀則國之猛狗蓋兼明劫刑劫二者而有之也術之所以不行之故不可不慎也故南面篇曰

「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也」

明法者蓋以制猛狗者也所謂「法刑苟信虎化爲人」(揚雄篇)也統觀八經所述其於內外儲所列之史實十之八九皆盡其理吾故曰八經者經也內外儲者緯也理以爲經事以爲緯經以陳統治之方緯以察政史之實此與主道揚構定法說使六反五蠹各篇相互發明蓋韓非學說中之主要部分也苟研韓學而於此焉忽之可不惜乎

第二節 韓非之說難論

韓非書中之論言說之學者二篇曰難言曰說難難言蓋上韓王書也殆爲其前期作品故其思想完全因襲荀卿非相篇之理論說難則廣難言之意而詳闡其理雖未出師說之範圍而已涉於鬼谷縱橫之學之藩籬矣韓非全書十之九爲主術其專言臣略者祇此二篇蓋有感於身危說不行故特著之也按荀子非相篇嘗曰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至也遠舉則病繆近

則病痛善者於是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僂與時遷徙與世
偃仰緩急贏細府然若渠溼隱枯之於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

難言篇則亦曰

一曰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々然則以爲光華而
不實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振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
以爲虛而無用物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
知人情則以爲譖而不謹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
小務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
而遠俗說躁人間（此文疑有誤）則見以爲誕肆傲辯給繁於文采則
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
爲誦此非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
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詩排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
身……………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望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
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

荀子言以高遇卑韓非言以智說愚其同一也荀子言遠舉病繆韓非言言而

遠伯則見以為說其同也荀子言近世病腐韓非言而

近世則見以為貪生說上其同三也由是觀之韓非之說實本荀卿所言而行其義其所舉十二事皆荀子之學也故其為說難也開篇則亦曰「凡說之難一明其為廣師說而作也然說難之作韓非之入世已深其思想之進步迥非初期所作難言時代可比故其論益深覈而激切言之均有物驗之皆可徵其說理之精辨思慮之深入殆出入於鬼谷先生與蘇子之間其於揣摩則可以補蘇子所未及其於遊說尤足廣鬼谷所未備非蓋私淑鬼谷先生之學者也茲分兩目述之

第一目 說難論之理由

說難篇曰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厚利則見下節而過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由心理上之觀點言說者與所說之人其心理上必有若干之距離而未可相接故荀子言「以至高過至卑……未可直至」蓋說人而不知所說之

心猶高之過卑其間相去甚遠固未可直至也。非直揭其義曰「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一可以吾說當之者荀子所謂「曲得所謂」也是則蘇子揣摩之學固所尚矣所謂揣摩者心理的測驗之方法也。揣摩之也學者試之也測深以探情微試以求合其法必以對方之心理的測驗爲程苟測驗而失之者必敗故名高厚利二者必相副而後始可爲說如或相左則必不相收而相背矣。反之縱或相合而內心不同則或陽收以市名而實疏之或則竟弃其身此說之難而揣摩之道所以不可以不講也。故鬼谷子曰「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內捷篇）

又曰

「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內捷篇）
鬼谷所言蓋以揣摩而失其情則外內不相合其策必誤所謂「不見其類而爲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內捷篇）故或合而不結或終不合也推原其故不外未知所說之心何若而已故曰「有所未知」也此韓非說難論之本義也由是論之苟不知己身與對方之關係而爲之說則必不合故其論人也則有「國疑所謂」與之論大人則以爲「問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寶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其論事亦有四失所

謂「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日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以上均見說雜篇)也凡此皆以心理的測驗之所未及而知因有所失此說之難不可不察也

據是以設「知」的方法必當澈底明瞭所說者之內心而求其所欲而後能得其情必得其情乃制其術不然則蔑往不敗是故韓非復列舉其足以爲害身命者七事以爲之鑒覽言曰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戒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澁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懼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七危之中知之禍三而不知之禍四(甲)所謂知之禍三者知非過當也而知之乃適以構禍其所以知之者非事勢之所許也此皆與爾密約原則抵觸而致危身者也故其一日「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

匿之事如此者身危一是言事方深秘而諱人之秘密言以取禍也（按魏揚修之以泄露雞肋致殺卽其例也）其二曰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一是言人方將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則必危也（按說林上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台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雖斲削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其三曰「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所謂知者言「燭魚人之陰情」（孤憤篇）也是言貴人欲蔽君以居功而說者與知焉則必慮其謀泄而危之也凡此皆揣摩之工雖或當於事情而易陷於敗舉此三者皆知之爲禍也

（乙）所謂不知之禍四者其一曰「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是言謀事而有當於上而事泄於外未必其身泄之也知者揣之外而知之則身危是蓋不知其學之易揣泄於前而謀之者也其二曰「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是言「其身外而言深者危」（鬼谷子謀篇）也此爲

不知對方及己身所處之關係而言者也其三日「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是言說者不知貴人之過而挑其惡以危其身也鬼谷子曰「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言不當挑以取禍也其四曰「彊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是言不知人之所不能爲及其不能已而強之者必危也鬼谷子曰「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強之於人」(謀篇)謂其事敗必居其禍也凡此四者皆不知之禍也

上流七危胥爲揣摩之失蓋蘇子所未嘗道者此「非知之難處知則難也」(說難篇)夫知與不知皆易以危是則說者之立場若何此亦一重要之問題也孤憤篇嘗論之曰

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原文言字訛誤茲正)愛之親習故之澤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故與舊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及至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輕賤與貴爭其數不勝也當墮之人乘五勝之資.....故法術之士莫道得進而人主

美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是則申言說者操五不勝之勢而立於不兩存之地其所以必危之故自非偶然此說之所以難之理由也

第二目 說人的方法

說人的方法韓非別之為四種要其原則則一特其運用之際因對方之心理狀態之不同故多方以釋之以為四法耳茲欲釋其法宜先明其立論之前提說難篇曰

一 故有當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增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諛說談論之士不可不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

察愛憎之主而後說馬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

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說人之法其最扼要之點必以深知對方之心理狀態為必要之階段故其先必明其人對己之愛憎何若此即為其說之當否之標準故不可不察也否則將嬰其逆鱗見罪而加疏矣故說人的方法之原則以毋嬰逆鱗為其主要之點想蓋不徒求其有會抑以：免於罪戾也然何謂毋嬰其逆鱗此亦有說焉

曰

一 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繫屬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難篇）

毋嬰逆鱗者意無拂忤辭無繫屬也意無拂忤莊子所謂養虎之法也辭無繫屬參調而應利道而動繁言而不亂駢駢而不迷（鬼谷子權篇）也此

兩者皆^得後能親近不疑以助其智辯而盡其辭否則說固未由入也此說人的方法之前提也

由是論之說人的方法一以對方之心理的狀態爲衡則其所務固以揣摩爲事然揣摩之目的安在此亦爲蘇子所略而韓非論之者其詞曰

「凡說之務在知師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說難篇)

飾其所矜者以悅其心也滅其所恥者使其同於己也故揣摩之際必先知之而後可爲說此揣摩之目的也揣之不中其情應之不以其道則必嬰其逆鱗矣不可不慎也故韓子乃爲四法以明之曰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

右列十三事其方法可別之。四（一）曰飾矜（二）曰合私（三）曰與同（四）曰滅恥

（一）飾矜法 飾矜法者在飾所說之矜而同之以悅其心也故「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之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所以爲同也此其法亦有二

甲、明示以公義而強之以急其私者則無不聽所謂「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乙、陰助其智能以資之俾樹其說者則無不親所謂「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也

（二）合私法 合私法者說利必以美名說害必明毀誹以合其私欲也所謂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慮也

（三）與同法 與同法者毀譽必與其同行者爲之規勸必與其同計者說之也此其法所以避上述之四疑四失也故曰「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同計者一

(一四) 滅恥法 滅恥法者滅其所恥也。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綜上四法皆以求同蓋。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者之法也。亦韓子所謂「今以吾言爲宰慮而可以聽用振世」者也。然其詎說之成則尙有一義曰

「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其利害以

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說難篇)

此言道得親近不疑而盡其辭而後能極騁其智辯以明割利害直指是非否猶不免逆鱗之禍此說之所以成之法也

第三節 結論

昔賢之論韓非往往列以爲法家又以其慘礪少恩短之其實非也非蓋一純粹之政略學家也其書十之九爲帝王之學其思想之出發點純由統治者方面立論故其所造之結果卒能完成統治學之組織其與申子異者申不害徒有其術而未詳其理而韓子則兼學理與方法而並詳闡之故可謂爲統治學之創始者此爲吾國學術史上之一種創見至足珍也至其所論言說之學爲

鬼谷子世說辭學及蘇子揣摩論之所未備古今之論政略者自鬼谷而後蓋
罕其比惜乎其終爲一純粹之學者而昧於其友之讒害以終不得其死也夫
史公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史記本傳）豈不痛哉

第二章 呂氏春秋之政略學思想

呂氏春秋皆戰國末期最後之作品也作於始皇八年序意篇謂「維秦八年歲在涿漢秋甲子朔」者是也其書綜合各家之說以纂述所聞雖頗參以儒家學說要之其書雜博固非一家言也高誘序稱「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紀綱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蓋謂其書爲述孔老之學者然亦非也考呂書之作爲集論體非盡一人一家之筆史傳「呂不韋……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史記呂不韋列傳)是呂書雜於賓客之手故頗傳戰國諸子之學近人宋慈稟曰「今讀其書片紙述伊尹之語許祭酒錄之藁穗述后稷之言亢倉子取之此於古籍逸者有攬拾之功也十二紀非鈔載記實本周書當染篇別出歧戎不同墨子此於今本傳者鮮剽竊之誚也史記稱不韋食客三千人人著所聞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則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鑑之表非一狐有自來矣故論學與學記相表裏(勸學尊師誣徒善學等篇)論樂與樂記相抗衡(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制樂等篇)貴生甯分道家清淨之術也振

亂禁塞兵家機勢之宗也漢志置諸雜家不其確歟……………」(華國中呂氏
氏春秋補正序)按宋說是也然呂書之可徵爲各家之學者宋說蓋未之備
效列之於次

一甲)爲道家之學者如貴公(孟春紀第一)貴生情欲(仲春紀第二)
先已論人(季春紀第三)尊師用衆(孟夏紀第四)大樂(仲夏
紀第五)制樂(季夏紀第六)序意(季冬紀第十二)必已(孝
行覽第二)慎大下賢(慎大覽第三)樂成(先識覽第四)審分
君守任數知度慎勢不二執一(審分覽第五)精諭(審應覽第六
爲欲(離俗覽第七)行論(恃君覽第八)博志(不苟論第四
似順別類有度分職(似順論第五)士容(士容論第六)等各
篇均各稱引老聃學說或詳闡其義者也(按顧頡剛從呂氏春秋推
測老子之成書年代第三節(見古史辨第四冊四六九頁)列舉呂
書所錄老子語以與老子互相印證極詳悉可資參考)次本生重已
(孟春紀第一)貫生(仲春紀第二)精通(季秋紀第九)去尤
(有始覽第一)論人(季春紀第三)必已(孝行覽第二)等篇
亦各稱引莊周之言或推衍其說者也此必爲道家之言無疑

(乙) 爲儒家之學者如先已(季春紀第三)勸學(孟夏紀第四)安死異
用(孟冬紀第十)名類(有始覽第一)孝行慎人(孝行覽第二)
(察微(先識覽第四)精諭具備(審應覽第五)高義舉難(離
俗覽第七)知分召類(恃君覽第八)壹行察傳(慎行論第二)
過理(貴直論第三)等篇均引孔子之言論及其事跡甚賅備次蕩
兵(孟秋紀第七)正名(先識覽第四)各篇則推衍荀卿之學說
此必爲儒家之言無疑

(丙) 爲墨家之學者如重己(孟春紀第一)當染(仲春紀第二)尊師
(孟夏紀第四)節喪安死(孟冬紀第十)知接(先識覽第四)高義
(離俗覽第五)愛類(開春論第一)等篇均引墨翟之言並各述其
事此必墨家之言無疑

(丁) 爲法家之學者如圖道(季春紀第三)慎勢(審分覽第五)等篇
述申不害之學說而闡之次謹聽(有始覽第一)權勳察今(慎大
覽第三)君守知度(審分覽第五)審應淫辭(審應覽第六)當賞
(不苟論第四)等各篇所論主術類事與韓非之言相應按史記李斯
傳「李斯辭荀卿入獄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疑呂

中關於法家之言皆爲李斯所述史稱「斯自以爲所學不如韓非」故其思想多與韓非相近

（戊）爲兵家之學者如論威決勝（仲秋紀第八）等篇皆推衍孫子之學說者也

（己）爲縱橫家之學說者如勸學（孟夏紀第四）禁塞（孟秋紀第七）長見（仲冬紀第十一）名類（有始覽第一）首時遇合（孝行覽第二）報更順說（慎大覽第三）慎勢（審分覽第五）應言具備（審應覽第五）觀表（恃君覽第七）知化（貴直論第三）等篇之論辭說論時論知類與鬼谷蘇秦相應殆皆述其學者也

此外如去宥（先識覽第四）之論別宥則宗宋鉉尹文之學者也（莊子天下篇謂宋鉉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即其說也）又書中屢引黃帝（均見去私圖道序意應同遇合審時各篇）詹子（見審爲重言執一各篇）及子華子（見費生先已誣徒明理知度各篇）之說則述黃帝詹子及子華子之學者也（審爲篇載子華子見昭釐王高注以爲韓侯殆即昭侯也又莊子讓王篇釋文引司馬云子華子魏人詹子名何莊子讓王篇作瞻子）其他敘述諸子之學者例不勝舉由是可徵呂書實集決說以成書間或有所載於其間

然自無軒輊之意蓋呂氏之意固欲總攬諸子之勝義集其大成者也至其書之內容則『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季冬紀第十二序意)八覽者則君術也以備人主之觀覽也六論者人生立身行世之術也紀言其理論述其事覽備其用斯其較也

然呂書幸爲秦籍燔書之禍未嘗預焉故篇次獨完具至今幸存其文雖或訛誤然戰國諸子中經秦火存者已希而縱橫諸家罷毒尤酷今欲論列戰國時代之政略學則其時之思想載於呂書者比較爲可信吾故列其說於本章以明絕學之幸存爲尤不易也

第一節 呂氏春秋之君術論

呂氏春秋之君術論其根本之思想蓋源出於老聃任數篇曰

.....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暇者勝.....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

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黜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

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審分覽第五任數)

此明君術以因爲法以靜爲由以無爲爲則其說咸與上章所論韓非之主道

篇所引思想一貫故知度篇亦曰

「……故有道之主因而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變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審分

覽第五知度）

謹聽篇亦曰

「……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

（有始覽第一謹聽）

審分篇亦曰

「……問而不詔知而不為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

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為使——」（審分覽第五審分）

君守篇亦曰

「……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放任天下而不備

「……」（審分覽第五君守）

凡此者呂覽主因之說蓋其君術論之根本思想也惟其因也故主靜君守篇

所謂「得道者必靜……」也「靜則清明」（似順論第五有度）

分篇所謂「至知不幾靜乃明幾——」實大智之人之不陷於危困

靜以明之也高誘訓「幾近也」其說誤幾者危也是故始乎因則理順安乎

平明乎智則不困故君守篇曰

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既局而又閉天之用密

有能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

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莫得窺乎……（審分覽第五君守）

（又按本文末句文有訛誤待攷）

天之用密既局又閉則靜之至也靜之至者斯其智深藏諸心故無形而物化

無為而事成而其所以為者亦因也故於貴因篇則總闡其義曰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伊闕溝洫陸渚之東海因

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

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慎大覽第三慎大）

又曰

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

裸國裸入衣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

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同前）

審此則因之為縹緲固呂覽之中心思想也

次呂覽言御下之術其說蓋集孔墨名法諸家之理想合一爐而冶之而要以

孔荀之思想爲本審分篇曰

『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其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

（審分覽第五審分）

正名篇亦曰

『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先誠覽第四正名）

正名之說孔子倡之於先嘗曰『必也正名乎而春秋之所爲作亦以正名爲務其後名譽莊荀諸家皆極辨之至審分之說則倡於慎子而申韓極稱之慎勞篇引

『……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分人也由未定

樂且用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泊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審分覽第五慎勢）

（按意林載慎子曰『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九分定不可爭也』與呂覽所引微異）

所謂正名審分者以別彼此檢虛實使不相侵雜也例如我愛白而憎墨韻而
而舍微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則白墨商微臙焦甘苦皆彼之名也愛憎韻
會好惡嗜逆則我之分也名宜屬彼分宜屬我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是故
察其名必求其實聽其言必辨其類責其事必務其用若是則是非真妄之情
立見而言必當其用矣故審應篇曰

——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
——(審應覽第六卷應)

此則爲法家之言而更申其義者殆亦李斯心爲會人時所撰者歟

由是論之爲治之嚮首正名分名分既正則除姦之術在所必講故知度篇曰

「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

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所執故權專

而姦止姦止而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

——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

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

分覽第五知度)

審

治官之術必權專於上而令行於下而後能除去姦邪使險陂護慝詭巧佞之人無由入博志篇所謂

「帝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

荀論第四博志

亦以除惡爲大務此蓋君術之要也至於除姦之要其極存於知性命然何以謂之性耶貴富篇曰

「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微也」

（不苟論第四貴富）

此謂性者具於自然不可加長不可減短必因其固然而然之始不違物之本性所謂「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也由是以言則除姦之術亦曰因而已故知道篇以「有道之由因而而不爲」——「（詳見上文所引）爲義蓋因之爲道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則姦邪自止矣故曰除姦之要其極「存於知性命」也

總而論之臣書之論君術其目雖廣而所執則一論人端所云

「主道均爲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

（論人）

所謂約者執一也所謂近者反諸已而後求諸人也執一者則心靜而智明反已求人者則不失物性而因道以立故又曰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物得一而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濶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

「向前」
天者自然之性也其天守全者斯其知精精則神神則一知其一以應萬變則應物變化而不窮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凡此皆呂書君術論中之要義也

第二節 呂氏春秋之辭說學

呂覽於辭說之學論之甚詳慎大覽第三報更及順說二篇舉善說之方密應覽第五審應重言精諭離謂淫辭不屈應言具備八篇述辭應之法其思想之淵源蓋本於老聃孔丘鬼谷蘇秦荀卿諸子其取材則集采諸家之說而融冶之欲觀戰國辭說之學則呂書所述固其時代思潮之真實材料也

第一目 辭說之原則

呂覽所謂辭者「意之表也」（審應覽第五離謂）言足以諭心之謂也離

謂篇曰

「言者以諛意也言意相離凶也」(審應覽第五離謂)

淫辭篇曰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

近之矣凡言者以諛心者也.....」(審應覽第五淫辭)

言之誠不欺其心而足以諛其意者是曰辭惟辭稱其實始能相期以信若所

言非其心之所之而心之所之或非其所言則言心相說謂之亂辭故淫辭篇

又曰

「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

相說不詳莫大焉」

此所謂參者參伍之術也所以參察辭之誠偽而免亂辭之混淆是非也是故

由說者言則以誠設其辭由被說者言則以參察其偽此其樹義蓋以誠為本

而參其術也

呂覽所謂誠者說辭之本義也此為戰國政略學者所罕道蓋孔丘之學說也

具備篇引

「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諛乎此者刑乎彼.....」(審應覽第五)

是胡氏之學以誠爲本處心以誠則遠近感而化之也故又曰

「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之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

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情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

性皆可動也又況有血氣者乎」

以慈母之愛諭於嬰兒則誠可感人可知以誠感人乃合於情此其說足以補

蘇子摩寫所未備摩寫曰

「說者聽必合於情……」（今本鬼谷子摩寫）

然所以合於情者誠也立辭不誠未有能聽之者此爲蘇所未道而呂覽備之

故曰具備故又曰

「故……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

者不若見其鬥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以上均見審應覽第

五具備）

又不屈覽曰

「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審應覽第五不屈）

（按花辨研補注曰「此言人之所行不可以幸獲必以誠也」范說

是也）

此則明說與治均以誠爲務言哀不若見其哭言怒不若見其鬥皆有其真則其動人心若神若無其實斯謂之妄亦謂之幸由是言之則上述正名之義在所必講故名必取實無使妄言蓋『恐言之不類也』（審應覽第五重言）故『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衆口熏天賢不肖不分……』（審應覽第五離謂）不可不辨也苟『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審應覽第五離謂）僞詐行則亂辭作故曰『亂辭之中又有僞焉』此之謂也

據是以論解說之行必務其誠然何以謂之誠乎懷寵篇曰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孟秋紀第七懷寵）

中理當義則反諸己而良心以爲安者是之謂誠必誠於中而後說此呂覽立說之原則也

第二目 辨說的方法

呂覽論解說之方法甚具由上目所論『中理然後說當義然後議』則凡說之法必有取於事勢之所必需而爲理義之所可行者故其上焉者誠具於衷精諭於人而人亦知其言之所謂者此之謂不言之說特通篇曰

又曰

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

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季秋紀第九）

（精通）

忠者誠也唯忠誠之至乃可以心相得也又士容篇曰

夫驥騫之氣鴻鶴之志者有諗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

乎人矣言豈足以諗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士容論第六士容）

此亦言誠之應乎人可以不言言也此其法呂覽稱之曰「精諫」精諫篇曰

「聖人相諫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審應覽第五精諫）

先言言者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者相喻以心也相喻以心者「口噤不言以

精相告」（精諫）不待言而自明也所以先其言而言者見其人即知其志

也故精諫篇述其事跡曰

「勝書說周公且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

乎周公且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藏精

言乎勿言乎周公且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且能聽不言聽

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

韓詩外傳亦記其事文與此異外傳曰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人乎將無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翁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

詩所記文雖略異其義則同皆不言之教也按老子曰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今本老子第四十三章)

此則不言之教殆倡於老聃又按鬼谷子曰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反應篇)

於人也微故不言可以爲教其見情也疾故不言可以互喻此亦其義之所本也至精諭篇所引

「……孔子曰若夫人者自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

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則爲言自明其義之所由立蓋以絕述孔子之學嘗也是故微言之法以

知言之所謂者爲可』『言者謂之屬也』知謂則不以言矣』（以上皆見精論篇）所謂『謂』者意也謂知其言中之真意者斯可與微言也此其義皆見精論篇所引孔子答白公問均 孔子之學說也凡此皆精論之法也至其次焉者則以言相說者也以言相說者悅之也凡『人之情愛同於已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孟夏紀第四誣徒）故『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有始覽第一名類）凡『成齊類同者皆有合』（同上）所謂『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譬比則應』（同上）也由是言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慎行論第二壹行）故以相悅爲合故勸學篇曰

『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礮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孟

夏紀第四勸學）

范耕研補注曰『立論詔人必當有所以使人悅服之道然後人乃信之非僅說之而已兌即悅之本字釋名兌喜悅也荀子修身篇佞兌而不曲注兌悅也』（范著呂氏春秋補注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第六年刊）按范說是也由是以論呂書以相悅爲辭說之法則凡說之行也必『緣物之情及人之

情』（慎行論第二祭傳）而後始得其心故曰

『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雜俗覽第七適威）

是以說者之從事於說也其事匪可苟然也禁塞篇曰

『……………凡救守者太上以說……………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

專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

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

說語衆以明其道……………』（孟秋紀第七禁塞）

此言說者專心任精以致其誠稱其意務以相悅爲事其法固多方也由此可

見戰國遊說之士其致力之方固不祇蘇子揣摩所言『揣情飾言成文章而

後論之』也

從上所述辭說之道務於相悅故順說之法生焉順說篇曰

『善說者若巧士因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

形象與生俱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動以制其

命順風而呼響非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慎大覽

第三順說）

順說者因人之意順其欲而爲之辭也因人之意從其所欲而不背焉則其說

不外而心相悅故說易入而事易成所謂「因人之力以自爲力」
「役人得
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順說)也是順說之法亦因術也然因之爲術其
性質鄰於消極又易喪其所守故順說之法有更進焉者報更篤曰

「……………」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

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踈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慎大

覽第三報更)

此所謂不用彊力者明其爲因術也所謂「陳其勢言其方」者「言盡理而
得失利害定」(關春論第一開春)也此則寓積極於因術之中者也至
「見人之急若已在危厄之中」則義同氣同此其誠致焉則有感必應是則雖
因而亦不失其誠也此順說之極則也

雖然辭體之進必當其時唯司其時而後入則說者必聽不然則禍及其身首
時篇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孝行覽第二首時)
又曰「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同上)蓋慎之也故應

晉篤亦曰

「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高注曰將大也)可以入而不(原文
脫不_{字不}通位補)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原文恐有脫誤)入與

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審應覽第六應言)
以上所述呂書辭說之學略具梗概大抵皆與鬼谷蘇秦之說相應雖其書非
出一手而於辭說之學義皆一貫此其微異也

第三節 結論

戰國時代政略學之思潮自鬼谷蘇秦倡之而韓非呂氏終之其學說之內容
蓋已粲然大備雖其間學者所著書多經秦火後之學者未獲窺其厓際要之
政略學之大綱畢具吾國學術數千年來均凝滯不進唯獨盛於戰國而爲戰
國時代之母者實唯縱橫諸子蓋當列國並立互競雄長強凌弱衆暴之際存
亡絕續間不容髮惟賴其時之政略學者力挽狂瀾使亡者存絕者續危者安
弱者強弱者滅故其學特甚此爲戰國時代思潮之主流雲起蔚興千古所無
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也迨及呂氏書成嬴政統一斯學遂斬此雖爲時代所棄
自然之理則然然燼書之禍母亦過酷歟今觀呂書殆可謂爲結束戰國政略
的哲學時代之作故書中所陳多與鬼谷蘇秦相呼應具如前文所云至其中
所引逸詩如「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恃君覽第八行
論)尤足發鬼谷飛箒之蘊鬼谷言「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
重累爲毀成以毀重爲累」(飛箒篇)其義特奧解者難之必睹呂書而後

而後毀之或以重累

其義始明他如此例不可勝舉即此一端足徵呂書之於絕學其功爲不細矣
後之覽者其必有取於予言

第三章 戰國諸子之攻略的哲學思想

第一節 龐煖 闕子 國筮子 秦零陵令信

考漢志著戰國縱橫家曰「龐煖二篇」而兵權謀家亦列「龐煖三篇」龐煖一人而分列兩家之中朱一新漢書管見言「明注文盛刊本三作二縱橫家龐煖二篇蓋非同書」顧實漢志講疏亦然其說然縱橫家言皆習於兵權謀之學其間固有未易判別者余疑爲班誤按龐煖班自注「爲燕將」其實則非也史記燕世家燕王喜十二年「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據此則龐煖爲趙將班注誤也燕王喜十二年亦已至戰國矣今鶻冠子有悼襄王問龐煖（即鶻冠子世賢第十六）及武靈王問龐煖（或作煖）二篇疑即班志所著縱橫家龐煖二篇其言「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其學在制治於未然故勝於無形故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得者也……工者貴無與爭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次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恭懦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繆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策無用嗜處占……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

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是者盡是也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此二語文有說尊當作離其君臣之際絕其忠臣之路）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此其言與前說管子禁藏所舉謀功有五及吳越春秋載大夫種之九術（見第四篇第七章第五節結論）頗相似而龐煖此篇更益以煽亂敵國之法度使其愛人而與無功而爵喜則釋罪怒則宰殺以冀離其民心此種思想必發生於法家學說盛行以後其時始以違法亂制爲國大忌否則龐子不以爲言也今考武靈王問是龐煖之時代已近戰國末葉其時商韓之說正盛足徵此兩篇比較爲可信抑此種純理的政略思想不僅爲兵家言固縱橫家言也此二篇詞旨若一殆即煖所著無疑焉冠子爲漢人僞書其中多附會龐子與騶冠問答之辭故亦襲龐煖二篇於後以備其說耳沈欽韓曰「其中龐煖論兵法漢志本在兵家爲後人傳合」王閔運曰「道家騶冠子一篇縱橫家龐煖二篇漢志道家有騶冠三卷無龐煖書而篇卷適相合隋以前雜合凡龐子言皆宜入煖書」（湘綺樓集）由此足見龐煖二篇昔賢或以爲漢志所列而爲後人誤合騶冠子者今觀二篇之言蓋近於縱橫家言多王說近是然篇中亦嘗言兵戰則漢志所列兵家三篇殆同一人而班氏誤別其著作以爲二家也歟

至鷓冠子書雖間或纂集周秦逸書遺文以崇其說要亦常露秦漢人語如王
鐵第九列郡縣之制戰國時不當有此又稱『合四海爲一家』又稱『素皇
內帝』秦鴻第十稱『大同之制』秦錄第十一稱『內聖』又稱『帝制』
凡此均漢人語非戰國時人所當有者也又世兵第十二末節幾全抄賈誼服
烏賦文而稍易其辭據此則是書之成當在漢武以後蓋漢人依託之僞書也
惟其中獨悼襄王武靈王問二篇辭近戰國是常爲龐煖原書耳今判而列之
以復龐書之舊

次曰『闕子一篇』風俗通曰闕姓也……縱橫家有闕子著書『隋志
云梁有補闕子十卷元帝撰蓋梁時書已不傳矣水經注引闕子云『宋景公
使弓工爲弓九年乃成……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爲夭死况治天下奈何
其獨也』(其言並見藝文類聚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鮑明遠擬古詩枚叔
七發注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諸書所引)宋景公卒於閔貞定王三十六年
(公元前四五三年)入戰國二十八年矣闕子言引其事當必在戰國中葉
又御覽引書言云『鈞之務不在芳餌事之急不在辯言』(太平御覽卷八
百三十四引)是則其非離辯言殆與公孫龍輩同時然書亡無可考矣復次
曰『闕子十七篇』班志列闕子後當亦戰國末期時人書亡無可考又次

曰「秦零陵令信一篇」班自注「難秦相李斯」是其時代已及戰國末年矣書亡無可考

第二節 魯仲連子 虞氏春秋

次漢志列儒家曰「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唐志一卷今佚今觀戰國策所載六篇其詞皆近縱橫家然其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儻然於塵垢之外是眞古之所謂仁人義士也然其學尙勢數擇短長蓋一純粹超然之政略學家也今觀其言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而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勝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被所起者非舉勢也被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又卷八十及藝文類聚卷六十三並引首句)(按鷓冠子兵政第十四曰「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搗之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尙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孰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歛在矣」鷓冠子漢人僞書也觀此文足徵其說固本於魯連子而故易其辭者余初嘗疑兵政一篇亦爲龐煖兵書之一由今觀之則益明其不類矣雖然觀此更足見鷓冠子書之多纂取周秦子之舊文逸說而雜之書中矣)此其所謂勢數之學在兵家謂之兵形勢在縱橫家謂之權勢(鬼谷子

飛箝篇凡度權量能……立勢而制事而其用要歸於「主因」鬼谷子所謂「因其勢以成之」者即其術也至其遺燕將書言「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又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按史記正義意林並作急不暇緩也無何則二字)又言「人君所察者三(人字據御覽補)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冬耕也(意林作猶冬耕也藝文類聚作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譬(意林作猶)以方爲(意林作「作」)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純薦也(意林作將以錦純薦藝文類聚作譬以錦緣席也)(按此節意林卷一載之無上二句不知宜與不宜二句在前據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太平御覽卷七百九校補御覽無不知時二句)是則魯連所謂時務者趨時之急而務其所行之宜也故其學說之中心以應變爲尙故曰「夫急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却聊城之衆(時仲連在齊楚軍南陽伐伐高唐燕人十萬衆在聊城均齊敵也)爲所貴談談者其若此」(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引佚文)可徵魯連談說之學固不倍其時代思潮之主流而以縱橫家之思想爲其根底也書佚今用國翰有輯本

又漢志列儒家曰「虞氏春秋十五篇」班自注「虞卿」史記本傳云爲趙

上卿故號虞卿

……警警上探春秋下觀近世日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其書揣摩政謀皆縱橫家言今戰國策載其論割六城與秦之失及許魏合從二篇其說辭皆足與蘇張比美可徵虞氏之學之根源矣今其書佚無可考

第三節 申子

次漢志著法家曰「申子六篇」班注「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書亡今僅羣書治要載大體篇蓋亦不完凡六篇自三符君臣大體三篇目可徵而已按「申子之三符」見淮南子泰族訓「考宣皇帝重申申不害君臣篇」見七略及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一史記言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老莊申韓列傳)別錄言其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史記張叔傳索隱引)由此言之申子刑名之學蓋兼術也韓非書嘗屢引其說則固紹述其學者也
今羣書治要載申子大體曰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妬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明君如身

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
柄臣專其常爲人臣（疑爲君字之誤）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
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
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隱疏示天下無爲是以
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
者履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
而定之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
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
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
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凡國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此其言尊君正名及馭下之術申子之政略的哲學思想大體已具要之亦歸
本於黃老之學以無爲爲君術之原而已故呂氏春秋任數篇引其言曰
「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聾無以聞則聽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
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
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

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百耳不能聽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巖西服壽靡北懷僂耳若之何哉君人者不可不察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

又韓非子外儲說兩引申子曰

「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其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由此可見申子之君術論純以老子「無爲」之學爲基點而益演其說曰忘曰靜曰應曰因曰公素曰和隨皆以爲人君馭下之方略蓋使其巍然高拱於上而不使人之得而揣摩之也申子書亡於南宋他書稱引其佚文者不數焉

國翰有輯本未盡王潤時有輯佚文雖然其政略的哲學思想大體均備著於此矣

第四節 商君

次漢志著法家曰『商君二十九篇』班自注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而兵權謀家亦列『公孫鞅二十七篇』名異而人同或以爲非同書然原書久亡不可考已今存商君書與管子同亦戰國末法家纂述之作觀更法篇稱孝公之諡來民言高『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王以來野戰不勝則城必拔』弱民篇言『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沙莊躄發於內楚』此皆秦昭王時事非商君所及見者也今觀其弱民篇後半全襲荀子議兵篇足徵其成書當必在荀子之後而稍前於韓非故韓非五蠹言『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蔽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者是也其書專談農戰政策及嚴刑政策詞要而古間有言及政略的原理嘗說民第五曰『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此則政略的權力之原理亦曰商君之一政主義發往古政家不言之蘊而扶一義以自立此商君

所持以爲治之方略也故賞刑第十七曰「聖人之爲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博出於兵無有異施也……所謂一刑者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一賞一刑一教所謂一政也此商君行之於秦而有功之政略也

又修權第十四曰「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按事功當作事有功中脫有字)曰法曰信曰權三原則亦商君治秦揭櫫之政術也治績著母俟調賞至商君卒不能自脫於法而免禍則非法之罪而昧於明哲保身之道有以致然也雖然商君之政略的思想亦足爲戰國諸家之傑出者已惜其抽象言理之作不多稱引難備故著其略於此

上述各篇先秦之政略的哲學思想大體均備吾國政略學之菁華皆著於是

矣自漢以後務賢識間有作者要其能追踵往哲而卓然自成一家言者蓋寡
是則不能不深咎時代之思潮及環境之影響而非後世學人之力之不之及
也繼是以後請分述其概

第一章 秦漢諸子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自暴秦焚書以後下令有敢挾書者族於是列國載籍遂幾燔滅盪然無存厥後五十年漢高之世始除其律岩穴之士藏經稍出而口授傳經者亦漸衆然書多殘缺他書尤罕此爲吾國學術界一大厄非獨政略學由是失傳已也吾國政略之學興於列國互競雄長之際敵倖爭權存亡呼吸危機一髮遂不得不用遊士之說以挽其國命其時高才秀士亦咸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其學遂以大昌迄六國覆亡四海統於一尊游說不得復用於大一統之世故其學亦以寢息此又其學之不幸之適丁於斯時也後此自秦漢以後獨隆儒術而歷代儒家復力加排斥受其學者益寡亦幾乎熄矣今欲於此窮討秦漢時代之政略的哲學不亦戛乎其難哉抑自漢武之世百年之間廣收篇籍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見如淳注七錄敘略同）弘文盛典書藏山積（文選注三十八引七略）其中要籍多見班氏漢志及劉歆七略其後復經董卓之亂燒炳觀閣經籍餘者或作囊帳而獻帝西遷載書七十七車又中道遇雨分半投棄先王之道遂以澌滅（風俗通）此又斯文之浩劫而漢志所著故書之所以多數亡佚之原

因也

由是以談政學之亡書闕有間吾人欲研究秦漢各家之政略思想勢不能不搜諸史籍所記以尋其略茲就其可資研索者分別論述之如次

第一節 李斯

李斯楚上蔡人也考漢志斯無傳書今所傳祇諫逐客一文及史冊奏記之言李斯韓非俱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史稱斯自以爲所學不及韓非故其言多稱韓非之說『秦併六國大一統主政者實爲李斯』(飲水室文集中國法理學發達史)其學說思想必有可以自表見者觀其說秦王滅六國成帝業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其政略的哲學思想之本源仍不出於抵巇的原理及其爲長史『陰遣謀士齋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史記李斯傳)其所運用皆不能出蘇子說秦合縱之略及權謀之學可徵其學漸已背其本師而入縱橫家者流矣又其諫逐客書言稱『跨海內制諸侯之術』是術也即斯之政略也後秦『卒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

之慮（史記李斯傳）觀此足見斯之大用於時者仍爲其縱橫之略而非荀子之學也又其上書譏細私學曰「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又對二世書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又曰「……………獨操主術以制羸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又其稱「申韓之術」及引「韓子曰」凡各二見是則純爲法家言與韓非說同即所謂君術亦即統治方略也以上史記所載奏記足以考斯之政略的哲學思想者僅此然斯初入秦嘗求爲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余疑呂覽中關於法家言之一部分當爲斯之遺作惜其名不傳故李學亦絕述秦代學術思想史者至今引以爲憾焉

第二節 廟微 安明生

次薄志著劄子五篇班自注名通其傳曰「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近人呂思勉以劄子五篇即本傳所謂雋永者（先秦學術概論）呂說殆然今本傳載其說辭共五篇當即自序本文亦即班志所著之原書也至今傳世戰國策一書多記縱橫家行事正論說士權變並序其說者也劉向敘錄其書曰「本號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劉向戰國策序)按漢書張湯傳注引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甲相激怒也」又引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起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爲短長術」是則國策原書名稱甚顯曰短長曰長曰修皆爲永之義史記田儋列傳曰「劇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是所謂長短說即國策之言也今其書雖未言縱橫家之學理要其行事方略則已具矣殆即蒯子之所敘說者無疑

蒯子名徹范陽人也史漢避武帝諱改爲通秦末漢初時人漢書傳其說范陽令徐公及武信君語暨說高祖嘗相國等辭詞旨奇辯皆足與國策比美蓋純乎縱橫家之嫡傳也至其說齊王韓信背漢自立三分鼎足之策深憂遠識並時無儔其敷陳利害痛切分明實爲當時大策惜信以拘迂遽喪於婦人之手此實蒯生之所痛心者也今史漢所傳其文稍異茲列其足以傳其政略學之思想之一部者如次

史記(淮陰侯列傳)

夫陳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

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

漢書(蒯通本傳)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

失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

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廡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專之害也審處籛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擔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蟻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

徹之言曰「計者事之機也……」

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

則非留侯所傳之本祖也錢大昭曰「謀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言太公其總名也」沈欽韓曰「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兵者即太公兵法」按莊子徐無鬼稱金匱六弋淮南精神訓亦言金匱豹韜金匱金勝皆周初著其善言之具也（羣書治要引武韜太公云云文王曰善讀登之金匱又文選注引太公金匱曰誦一人之下申一人之上武王曰善讀善金匱）是則留侯所得爲金匱六弋即太公兵八十五篇之一部也惟今本六韜與羣書治要所載異乃宋元豐間刪定本則更非班志之舊矣漢志言「薄脾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而留侯之學卒不傳於世僅說漢祖之語具於史記亦多爲兵謀其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史亦弗錄然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其政治之略固非常人所可縉及者矣惜乎其學之卒於不傳也今傳黃石公三略及索書均僞茲不錄

次漢志著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廣武君一篇班自注「李左車」沈欽韓疑即淮陰侯傳中事皆入兵權謀家其書均亡韓書三篇即太史公所稱「韓信申軍法」者是也史記本傳言「信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又蕭何曰「……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抑其功業壇赫彪炳史册名實皆足

相制者蓋楚漢間之雄也觀其說漢祖批評項王之弱點而曰「其疆易弱」則其佐漢東向爭權天下其霸略固有足多者傳中列其戰勝攻取之事跡而略其言論亦一憾也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及對信攻燕伐齊間其詞均見史記淮陰侯傳皆兵略也觀其對信之言料「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淮陰侯傳)以此短信而以案甲休兵鎮趙撫孤使辯士下燕服齊爲請曰「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此則純爲政略之策動而與兵略爲一者也然其書亦亡他無可考漢丞相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少好讀書多奇計其佐漢定天下位亞韓王信淮陰破齊請自立爲假王平與張良共攝漢王其智與子房相埒亦雄桀之士也其說漢祖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楚君臣因以破楚其後滎陽計全平城圍解雲夢之游不戰而定楚境此後誅諸呂安漢室皆平本謀史稱「平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史公亦言「平少時好黃帝老子之術」是其智謀之學出於黃老故平嘗自謂「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陳丞相世家)噫平懷不世之路而卒不傳其學豈非斯學之損失也歟

漢初辯士以鄙食其陸賈並稱於時鄙生以高陽酒徒說沛公下陳留詞甚高所謂說大人則藐之也其後復說漢收滎陽據敖倉塞成皋杜太行距蜚狐守白馬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使天下知所歸其於郡國形勢之學持之甚精及奉詔使齊伏軾而下齊七十餘城尤不易及鄙生不幸烹於齊無著作傳世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當使諸侯嘗兩說尉佗稱臣奉漢約今比諸侯又爲陳平畫呂氏敗事使將相交驩遂定諸呂其辯給幹略皆有足稱非一般儒生可比殆戰國說士之餘烈而古之振奇士也陸賈新語十二篇漢志列爲儒家廿三篇其書大體貴仁義踐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論者多以爲儒者之言史遷目爲辯士未足以盡之今讀其書蓋亦頗雜有道家縱橫家之思想賈殆以儒者而承戰國之流風餘沫故其學博雜也觀其輔政篇言「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無爲篇言「道莫大於無爲」是固老子之學也又術事篇言「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觀其兆莫知其情」其說與鬼谷子本經陰符「道者天地之始……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實有甚深之關係則縱橫家之學也其道基篇言「……君子握道而治□（原缺一字）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

彊虛無寂實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是則雜
儒道縱橫三家言也

至陸賈之政略的哲學思想則受商鞅學說之影響匪尠雖其書中論及者
少然其足以代表其思想之說見諸懷慮篇曰『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
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統一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原缺
一字）成倫』此爲商君一政主義之方略行之於秦而大效者也（詳見上
篇第三章）又言『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
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
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此又本諸
鬼谷本經『神喪則髮髮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已安
則志意實堅……』『信心術守眞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
之也』之說而以釋一政主義之原理者也然陸子對商君之嚴刑的政略則
高唱反對論至德篇曰『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
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
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
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無爲篇又

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政逾熾……秦非不欲
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烈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尙寬舒以苞身行中
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
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會閔之
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是則陸子之統理方略則以
『教化』爲本質是又漸歸於儒家之學矣
至其論因的政略則近被呂覽貴因篇之影響遠受鬼谷韓非之心傳其論甚
夥茲列於次

『故制事因短而勳益長』（道基）

『故制事者因其剛服藥者因其良醫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

之方合之者醫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術事）

夫古道因權而立德而勢而行（慎微）

『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

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全上）

『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

……（明誠）

凡前舉制事所因諸文皆鬼谷因化因事因勢因權之學也（詳見鬼谷子

合篇抵熾篇謀篇及本書第三篇第六節第四節第四目第一例第二例）後列因天時地利之說皆與呂覽慎大覽貴因之說相應（詳第四篇第二章第一節呂氏春秋之君術論）從可知陳子之學實爲君術蓋爲漢祖說法者也雖然其學亦博且雜矣

第五節 賈誼

賈誼維陽人通諸家之學漢志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今新書止五十六篇章炳麟曰「賈生書引用左氏內外傳極多而其中道術篇六術篇道德說篇正是訓故之學有得於正名爲政之學者也」（春秋左傳讀敘錄）今觀本傳所錄陳政事疏文詞精悍說理深切其時誼年方壯精力貫注故錘辭琢句精鍊至此而新書各篇除過秦論而外則割裂原疏或妄附首尾或竄易本文示爲原作然其書辭蕪雜意荒詞澁與傳文不侔余疑此書爲後人刺取賈作而附益成之者非其初文也姚際恆古今僞書考定爲僞書殆其然歟今述其學當仍就本傳及其較可信部份敘其概略

第一目 政術論

賈誼之政略的哲學思想蓋紹述管荀之學儒而兼法者也其陳政事疏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

乃以仁義恩厚而澤之』

其所謂仁義恩厚者儒家祖傳之政治方略也故道術曰『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修改語上文引』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又引帝嚳曰『……』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賈子以仁義恩厚爲治術之首故曰『有國蕃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連語)其所謂厚者『獄疑則從去貴疑則從予』也(同上)據是以觀仁義恩厚者賈子之安民的政略也故過秦下曰『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是則賈子之政略思想蓋亦紹述管子牧民論之學者也

其所謂權勢法制者則法家之政治方略也故道術曰『……』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禮則不蔽稽驗則不

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際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者也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陳政事疏又曰『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此其釋權執法制之用亦已審矣然賈子則崇之以禮是又難以管荀之學者故疏中備引管子四維之說而極言禮紀之設復以定經制爲其政略之中心思想曰

『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人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約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權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楫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又新書禮篇亦曰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禮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

賈子所說純本於荀子之禮學荀子曰「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莫之損益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禮論篇)又曰「禮者

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同之摠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議兵篇)又相「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同上)

又曰「……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慶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臨尊輕不得懸重愚不

得以謀知是以萬墨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君道篇)又曰「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

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大略篇)又曰「禮以順人心爲本……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親故

故肅膚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

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同上)又曰「禮者政之乾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同上)由是以觀荀子之禮治主義賈學之所由本也故賈子之經制的政略之中心思想實以禮治爲其樞紐蓋禮以定分分定則其民不爭故曰「分莫大於禮」(非相篇)然則定分者又經制之術也曰「禮曰宣曰等曰度曰表曰殺曰倫曰序曰節皆分也分者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僇不修則壞者也由此足徵賈子學兼管荀固雜儒法以爲治者也

第二目 政綱論

然賈子之政治思想蓋又本諸孟子之民本主義者也其言曰「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大政上)又曰「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同上)又曰「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國散士安民者是謂智」又曰「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然後國豐富

也（大政下）其說以民爲邦本祖述孔孟之遺緒而更發揮之曰無不爲
本曰萬世之本其說以民爲至愚而不可欺故又以教爲政之本必有教而後
其國政始臻治理國政臻於治理而後民始勸其業然後國以富強是以政洽
方路厥在於教是則教的政略又賈子之學之精髓也於是賈學更追溯其源
以道爲教之本有道而後教是則教者其政治之方術而道者其教導之內容
也故大政下歷舉道之種類凡七曰「事君之道」曰「事長之道」曰「使
下之道」曰「交接之道」曰「慈民之道」曰「居官之道」曰「愛人之
道」以此爲教則其政舉易此爲教則其政亡賈子名之曰政綱言其政治之
舉恆相交互連貫如網也故曰「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大政下

第三目 結論

綜上二目賈子之政略的哲學思想完全側重於政術的方面舉凡仁義恩厚
權執法制禮義教道一均切爲其經制政治之方路賈誼者殆一純粹之政略
家也今觀其陳政事疏所列治安諸策動關漢室安危百年大計歷三世而未
能逾其所籌畫班贊引「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甚美通達國體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庸朋害甚可悼痛」班贊

之詞殆非溢美也歟

第六節 韓嬰

韓嬰燕人也傳孔門詩學漢志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今惟外傳存孔門詩學傳於子貢子夏原爲辭說之祖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以之道志以之言事皆言語之方也故漢志謂「詩以正言義之用也」韓詩之學言辭辯證皆均極精粹蓋其書摭述戰國時代遺說以傳詩義故可觀也

今觀外傳引「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按荀子非相篇作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按荀子作持）之辟穢以喻（按荀子作明）之分以明之（按荀子作分別以諭之句在上文）歡忻芬芳（按荀子作欣驩芬蒨）以送之賁之珍之費之神之如是則說無不行矣（按荀子作常無不受下文雖不說人人莫不賁八字）夫是之謂能賁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賁之辭君子慎之」按嬰所述孔門談說之術本於荀子非相篇其說精洽極矣此爲戰國時代最純粹具足之談說學自鬼谷書後未見其比其學說自非春秋時代所當有嬰託之孔說未知所本殆傳記有誤歟至其言「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賁之辭」即所謂「不言之說」蓋以微言

感人於密忽之間者也傳曰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竊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

此其言客之說無方可類其行不形於外其言亦不可費以一辭者也故曰不言之說至其言君子慎之者蓋「交淺言深者危」韓子所誠故不可不愼也傳又述「……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此亦前義之又一顯例說之不以其類行之不暴其形爲之不費一詞者也亦所謂微言也

外傳分析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其說曰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適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

不務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

「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靡倚跌（疑文有訛誤意不可解）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觀也夫隱諱移苟爭言曉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曰由言無曰苟矣」

三至者論辯之用也五勝者析辯之謬也而辭說之優劣判焉凡辯之飾辭者多繁文誤譬與隱諱移苟四者皆謬也故並四害而爲五其辯皆可勝也故曰五勝傳以五勝爲苟孔門所誠以其誣也故又曰「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外傳六）亦謂是也

上述韓子之談說學僅就說者之主體論其方術至其客體即對於被說者方面之觀察外傳亦備論其原則曰

「問（按荀子問字下有楷字）者不告告（按荀子告字下有楷字）者勿問（按荀子此句下有說楷者勿聽句）有諍氣者勿與論（按荀子作辨）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

之方聲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按荀子作致）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讦（按荀子作傲）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隱
（按荀子此句下作「不歡氣色而言謂之讦君子不傲不隱不讦謹慎
其身」）君子不讦言謹其序詩曰彼交匪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
予

按此文爲荀子之言見勸學篇寫一蓋言談說之方不可不察對方之情勢及
其心理狀態然後立言否則鮮不失其序故又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交
志而言即所謂「善其音而類者應焉」（外傳一）是則「相觀而志合必由
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外傳五）故無不合者矣其言說
無不行職是故也

夫觀察對方之情勢及其心理狀態之方法與原理即所謂揣摩之學也外傳
曰

「夫知言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能知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
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又曰

「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

雖久同理」(按此爲荀子之言見非相篇韓子引而述者也)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主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韓子揣摩之學歸之於詩教而以「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貫而通之是則固不失其爲儒家言也

至言之戒律傳舉其義凡四 (一)「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外傳

一) 蓋尊其行則言簡而意已喻故不務多也 (二)「誠未著而好言雖

言不信」此引孔子之言而述之也誠著於中感於外不言而人自信之蓋以

誠先之者也否則雖言而不信故傳又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

戚必疏」(外傳九)實亦誠也 (三)「言辯而不亂」(外傳二)則

言辯之敝也 (四)「說不貴苟察」(外傳三)則非辯析惠施之學以

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鈞有鬚卵有毛爲說之難持者也(按第四項見荀子

不苟篇韓子蓋述其學者也)

要而論之韓子談說之學歸本於孔子傳志之曰

『孔子曰……夫慎於言者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

言以行爲信以要爲知此則孔氏心傳之學而韓子述之者也

第七節 劉安

淮南子者淮南王安與客纂集之作也安爲人好書招致天下方術之士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說異瓌奇之事其義著於要略曰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儒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道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

觀安自述可徵其書爲一混合折衷的思想之代表換言之即所謂雜家是也自呂覽而後此書實爲雜家偉大之著作自秦火以還戴籍燔滅戰國諸子之

遺文雜事流傳人間多無可考而安適於此際撫拾遺緒具入其書或爲逸錄或加改造匠意獨運古說獲存皆其力也

吾國政略之學至漢而始衰淮南王書雖復宏博而闡發道家政略見解之義多創獲矜奇之意微此亦時代之思潮有以致然故其學迄未能脫主術之範圍蓋其書原以進御亦爲人主說法者也第其所謂「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理萬物應變化」「與世推移」之說實爲道家政略的哲學之根本思想近人胡適謂卽司馬談所言「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胡適淮南王書十頁)胡說是也然由是而開漢代尊崇道家之風亦足見其影響之廣也茲大別其政略的哲學之概略爲四分述於下

第一目 道術論

淮南王書集道家之大成其中心思想歸於自然無爲而無不爲的道故極端發揚「清靜」「柔弱」「無爲」「虛無」諸義蘊此爲老子哲學之心傳至安而極闡其說原道訓言

「夫道覆天載地四方折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原流泉淙

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

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

其說以柔弱爲主柔弱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無不成故原道訓遂明著其說曰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者柔義安靜處於不敢
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同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
……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
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
應化接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
柔則剛積於弱則強……」

又曰

「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

其後原道訓並以水爲喻曰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萬物弗得

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踐蹠而不求報富贖天下

而不既得施百姓而不費……利貫金石強濟天下……」

由此足見書中所謂道者其體而柔弱者其用換言之即所謂道術是也故其

人生哲學及政治思想之基本原則均以是爲出發點故原道訓又曰

「夫水所以能成其德於天下者以其渾潤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

至柔馳騁天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

柔弱之道爲道家政略的哲學之中心其應用之範圍至廣其應用於精神方面曰無爲曰無治其應用於物質方面曰無不爲曰無不治故原道訓又曰

『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其曰『不先物爲』『不易自然』者即老聃主後及尊重自然的學說也其曰『因物之所爲』『因物之相然』者即太公陰符本經主因之學說也道家之思想承認萬物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故其設施皆以適於時變爲當務之急此即不爲物先而常應物變之義也萬物各有其適應自然之能力及方法尊重自然之本能而不易其自然之趨勢因其勢以利導之取其成以相治之此即不易自然而因其相然之義也不爲物先而常應物變故無不爲不易自然而因其相然故無不治故覽冥訓曰『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此淮南政略的原則也

然淮南書所謂無爲並非「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只是順到所謂「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並非「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只是「感而後應攻而後動」是即司馬談所謂「不爲物先又不爲物後」之說（胡適淮南書四三頁）故原道訓嘗明辯之曰

「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覽冥訓亦曰

「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

此其說實爲淮南書中折衷思想之特徵既不爲物先即恐落後必也乘時以起相機以動庶幾不失其時是即所謂「乘時者猶策火追亡人」在勢固不得息也

唯淮南一書未嘗能逾道家哲學之範圍繆稱訓言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煖後者在上」

此淮南自明其立說之所由本也唯凡不爲物先者實際上已經落後特大過落後則貞乃「後之則不逮」故在時間的原理上要非所許故淮南辨之甚

力然其思想之根本實在持後故原道訓嘗闡之曰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履之先者墮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鎗鎗之與刃刀犯難而鎗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也』

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

詮言訓亦曰
『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

此爲淮南政略思想之所謂勝算者操之於後以託於無患其遠禍違敗不犯危難以自存立實有藉於因循因變後而不先之政術第慮其後時足以債事故又特爲之說曰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原道訓）

是則淮南主後之說實對老聃學說加以修正而附於時間的必要之原理以

行者也此爲一重調和論而有異於戰國時代道家之思想者也近人胡適調和
『淮南類因襲呂氏春秋兩書均顯出荀卿韓非的影響故雖高談無爲而都
不能不顧到荀韓之人爲主義與變法哲學……故不能不有一種調和
的學說改說不爲物先又不爲物後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變是要變的但
不可不先看時機是否成熟時機未成熟……先之必須冒險犯難此爲
抱雌節的哲學所不爲……必時機已熟……便指約而易操事少
而功多了』（胡適淮南王書四八頁）胡說是也

第二目 忤合論

淮南道術主張『因循應變』『周於數而合於時』故對於環境之影響無
時無地而不講求適應變化之方如原道訓言

『木處榛巢水居窟穴禽獸有穴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向
奴出穢表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
宜物便其所』

其言『各因所處……並得其宜』即因循應變之義故其在修務訓上
更舉鳥獸之情以論發環境適應之原理曰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跋行蹶動之虫……見利而就遇

害而去其情一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能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雁順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爲埴羅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苙苜……此亦鳥獸之所知以求合於其所利一

斯其說由動物自衛的本能以審於利害去就之分由環境變化之適應以受稟於外而生適應新環境之能力由生活狀態之變化以求合於其所利聞說甚明故其政略的哲學以自動的適應環境爲主旨記論訓曰

一……種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所謂權者權變之旨也變化動靜之理際易開闢之情取予忤合之道皆所謂權者也新的環境之中能以所知趨利避害先忤而後合是之謂知權既合而不能適應後來環境之變化會利而爲害是謂合而後忤亦謂之不知權故曰善反爲醜善反爲醜者自然淘汰於環境者也由淮南之政治方略必須隨外界之需要以自己之能力變化其方向一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一然後可以生存可以勝利故主術訓又曰

一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慮者盡慮之此智者所以寡用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

是皆淮南政略的哲學之要旨也惟自然變遷固是事實但人類的行爲最容易習慣化人類的創作最容易制度化行爲成習慣則不易改革創作成制度則不易變動是故外境雖變易而人類之惰性往往守舊而不能隨時適應其環境故名爲不爲物役其實事事落後此爲道家哲學之一大缺點故淮南力矯其弊以時時自覺的改革以興時勢之變遷相因應齊俗訓曰

「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異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尙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興化推移者也夫能興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

其言「興化推移」純恃人之自覺的改革因時而變移其言「所以爲法」純恃「應物變化」而制其宜適者故主術訓亦曰

「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

此則直揭衆適合於人心乃爲治之要是卽所謂忤而後合之合以適於人心之所同然爲歸趣者也此淮南政略學之本義也

第三目 主術論

淮南書之政略思想雖以道家之無爲論爲主體其實思想之淵源感受法家之影響極深其主術訓一篇言權言勢言法言術均法家言也蓋推衍韓非主道之學者殆法家之餘子客於淮南以爲之者歟故其書主法治主變法均與韓李同而其政略論以惠暴並重爲主旨亦同出於韓非所謂「明君無儉賞無赦罰」(主道第五)卽其說之所本也第不若淮南之深切著明耳主術訓曰

「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重爲惠若重

爲暴則治道通矣

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重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怨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

政治之路以賞罰爲大柄輕於爲暴足以生亂輕於爲惠尤足以生害故淮南主張二者並重焉其說與法家末流之嚴刑論者之主張果於誅戮亦稍異其趣矣故原道訓明言之曰

『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覽冥訓又曰

『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鑿五刑爲刻削……………斬艾百姓殫盡大半而折々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實而出水：

此皆淮南書折衷思想之表徵也

由此以觀淮南之主術可得而論本經訓曰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論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敝喜怒哀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

繩密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

其說帝者體太一義秉於公。故普汜無私王者法陰陽旨諦於和。故含氣化物。霸者則四時道在於理。故不失其絃。君者用六律權準於平。故足治境內。淮南書中雖折而爲四其實皆淮南最理想之主術也。故篇中下文更張其說曰

「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舍愚而容不肖。無所私受。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令。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

此其說帝王之道未嘗軒輊於其間。義亦抽象未易得其確諦。第其主術訓盛。稱神農之治曰「養民以公」。曰「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故其化如神。又曰「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隨。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是則以公與和爲其政

治之方略厥義亦滋顯矣

惟兵路訓言

一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訕伸不獲五度……道之浸洽溥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希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改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是則爲純粹的政略學之本旨而淮南歸之於主術列以爲帝王之路足知主術之最高原則實在於政略上之廟戰亦曰攻心而古之帝王皆尚之也至於霸君二術以理以平亦於主術訓推揚其說曰

一術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一

又曰

『致太上融化其大使不待言非其次貴賢而罰暴』

『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

此則淮南法治之理論亦政治上最高之方略也

第四目 人間論

人間之變亦已蹟矣禍福倚伏得失相半常有因果矛盾錯迤互歧者而政治上之變化推移尤有甚焉淮南人間訓敷陳其義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鑿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淮南要略)此爲淮南政略學上根據史實歸納以得之原則亦其書新穎之理解也其言曰

『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變戒曰戰戰慄曰

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故人者輕小害易微舉以多悔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

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

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噫雖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

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以爲是者事必可行

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此言人之知慮不周輕小害易微事以終陷於難以明禍福之無鄉而利害之易向也故泥論訓曰「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皆其義也

至政治上利害相反因果錯逆之矛盾的事實淮南揭其原則凡十四項茲分述如次

1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謂「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

2 「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此則引孔子之言而證以豎陽穀暨陽貨之前事以明禍福之無門故說山訓謂「不利而可以利」者亦謂是也

3 「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此謂聖人先忤而後合故罪而益信衆人先合而後忤故功而見疑而所以見疑者雖恩義非人情也所以致信者雖罪而不失仁人之心也

4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此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取非其道也與人而反取者則假之者也

5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或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此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之情也

6 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陳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此謂心調於君有義行也故或遠之而心日以親反

是則或近之而身日以疏齊俗訓所謂故總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亦此義也按呂氏春秋首時篇言.....固

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昔淮南之說殆本此

7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此謂不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故無功而先舉也謂義者人之大本雖有戰勝存亡

之功不如行義之陸原文當有訛誤故有功而後賞也

8 或有罪而可賞或有功而可罪此謂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証

反爲功汜論訓故或因罪爲功或功而實罪此言賞罰不可不

慎也又曰賢主不苟得患臣不苟利亦謂得之則賞佞利之則

敗俗是亦謂賞受之際所宜審慎也

9 「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以成之」此謂「見譽而爲
爲禍：……毀人而反利之」者也

10 「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此謂「明於分
皆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故輕死獲生徐行反疾也

11 「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此謂「知備遠難
而忘近患」故禍敗之無日也

12 「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此謂「物之不通者聖人
不爭」故「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苟以爲爭爲可以

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

13 「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擗妄言而反當」此則引孔子之言
「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譽猶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

以釋其義蓋說人之道必以其類「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也

14 「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苦然而不然或不苦然而然」此

謂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故其「竄端匿跡立私於

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心」者不可勝計不可不早辨之也故又曰

「人僞之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

……不可不察也」

上舉十四項人問訓中均列舉事實以證其說極論政治上人事之變遷幾非常識所可判白要而言之淮南之十四原則蓋本於呂覽「至長反短至短反長」(似順)之說亦即鬼谷子所謂「事有反而得覆者」均政略學上之異例也故本篇復慎重其說曰「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思^入留^出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是即謂其異例之起於無形故必「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也」故終稱訓亦曰「物多類而非唯聖人知其微」也

第五目 結論

淮南一書歸本道家而精闡通博集道家哲學之大成其「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修務訓)之說實爲適應世變與時推移之基本理論蓋又出道家之範圍而自構成淮南政略的哲學之骨幹故其書頗稱述縱橫修短之術要略所謂「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死方伯上死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割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是淮南之學固未嘗非之也說林訓謂「蘇秦以百說成」

誠』秦族訓讀』今商缺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齊
皆擷取之權一切之術也……』是則亦許其權略也抑淮南之本旨蓋
以』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汜論訓)則其立權生事之學之必
出於此亦可知矣
考說林訓』情世者中易測』』以微知明以外知內』汜論訓』聖人能見
微以知明』說山訓』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是皆揣摩之學也汜論訓
』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
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无所困』說林訓』
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歌一人唱而千人和』
兵略訓』所謂道者體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載明變化
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原道訓』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是皆
陰陽揜闔之學也說山訓』季孫氏刳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
入政曰與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與直與枉勿與遂往』此則轉圜之學也汜論
訓』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此則忤合之學也兵
略訓』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
門』此則權謀之學也汜論訓』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

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所獨見而留意也」又引「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道德訓引「孔子曰誰知言之所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又繆稱訓「故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心必有不合者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誌「原道訓」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是皆辭說之學也由此觀之淮南之政略學固承戰國縱橫家之餘緒而以道家之哲學見解一以貫之者也

第八節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溫人也治公羊春秋漢志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嘗在繁露之外今亡其學以春秋爲教倡三世三統之說謂春秋受命以孔子爲素王以是知名今觀春秋繁露言「莫近於仁莫急於智」「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可與利器」又謂「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第三)其於仁智之用辨析毫芒固非拘墟一隅之陋儒所

可幾及故其論知尤多勝解其言曰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爲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爲之其規是者其所爲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爲不得其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知

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諱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必仁且知第

卅)

董子此論其所謂知者完全爲政略學研究之對象故以湯武之先規爲得知之用而太息於殘類滅宗亡國者之違知以取禍也其論知者之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是則爲孔門說辭學之規範而董子直探其源焉

第九節 公孫宏

公孫宏菑川薛人漢志列儒家「公孫宏十篇」今佚其遺文見於樂對者言

「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輿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是安雖以仁義爲體禮智爲用要其學固雜於術則亦法家之遺響也其他文逸無可考

第十節 朱建 晁錯 鄒陽 主父偃 徐樂 莊安 聊蒼

漢志列儒家曰「平原君七篇」班自注「朱建也」建楚人嘗爲淮南王黔布相本傳記其爲辟陽侯說閔籍孺事其言與鄒陽爲梁王說王長君詞絕相類要皆戰國之餘習傳又言其與陸賈善則皆其時之辯士也乃班志於鄒陽入縱橫家於平原君則入儒家未知所本書亡今無可考

次漢志列法家曰「晁錯三十一篇」隋志有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晁錯撰亡唐志復有晁氏新書十卷今佚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今本傳載其上言對策凡五篇又云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今觀其書上言太子事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極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

——（漢書本傳）其說以術數爲急所謂術數卽刑名之學亦卽以法制

治國之方略則皆韓申之所謂君術也又其對策言「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之以己內怨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此則本於管子牧民論所主張以順民心爲把握羣衆之方略而修正之以內怨爲其政治方略之出發點而歸本於人情是爲內恕的政略此是子學說之最穎異者也又其上言兵事曰「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齊矣攻齊矣中國之形也」此則兵形勢之學亦本於管子形勢論者也（詳見第四篇第七章第三節）又其上貴粟疏及論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二事則又本之於商君書農戰之學而更推行之至以粟爲賞罰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卒之文帝採行其策自邊郡推而至內地因以除民之租稅至十有三年是其策之大效者也觀此則是錯書之政略學思想殆未能逾法家之軌範要可稱爲漢代法家學說之修正派之正宗也書亡他無可考

次漢志著縱橫家曰「鄒陽七篇」鄒陽齊人爲人有智略據慨不苟合漢書

本傳記其說吳王濞之辭及獄中上梁王書暨爲梁王說王長君事共三篇
即爲七篇中之三其書今亡

漢志又載『主父偃二十八篇』主父偃齊國臨菑人本傳言偃學長短縱橫
術服虔注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今本傳載其辭者四篇此外傳書所言
九事八事爲律令不傳偃多智計傳記其諫伐匈奴書暨說武帝削弱諸侯分
封子弟之辭疑均其書中之一部份偃書辭未脫六國風習固縱橫之家餘子
也書亡無可考

漢志又載『徐樂一篇』徐樂燕郡無終人本傳記其上武帝書殆即其書其
言以『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故以安民爲其政治之方略故曰『
民多窮困重以邊境之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
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其詞剴切著明武帝之世征伐
錄興嚴刑峻罰四海顛動徐子之書固針對時弊蓋當時之首務也書載本傳
今存

漢志又載『莊安一篇』莊安即嚴安易莊爲嚴避明帝諱也七略作莊安臨
菑人也本傳載其上武帝書以和民心爲救時之策曰『臣願爲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
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
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莊子所謂和心者即安恬之義與徐子之安民的政治
方略不約而相應和殆亦時代思潮之要求有以使然也書載本傳今存
漢志又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班自注「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
作膠蒼錢大昭曰風俗通有聊蒼爲漢侍中蒼子書廣韻二蕭引據此則
膠聊二字古相通假書亡無可考

第十一節 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成帝間典校中秘書籍凡二十餘年所校書尤浩博或論其指歸辨其訛謬紘而奏之漢志列儒家一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一今殘然其新序說苑五十篇博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法戒往往敘其指要撮其精微故其學博雜雖一本於儒家然其政略的哲學思想直紹國策踵武蒯生蓋亦撮拾古之遺說以明其學者也茲述其概略如次

第一目 政理論

劉子之政理論見於說苑政理篇其言曰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三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劉子別政略爲三曰化曰威曰脅雖分屬之於王霸彊三者然三項政略實爲一貫之方略以德教爲化以防禁爲威以刑罰爲脅化而不變則威威而不行則刑故王者之政略三品咸施不能獨舉也故又曰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尙其德而希其刑罰者刑德並溱強國先

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

其以刑德爲化者卽所謂「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又曰「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

要而言之所謂化者愛民之政也故又引太公之言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犂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養愛之而已矣」利之成之生之與之樂之喜之所謂導之不迷也勿害勿殺勿奪勿苦勿怒所謂刑錯不用也皆所謂化也

至王霸之略其事亦殊政理篇列引其迹曰

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

是則親親而尚仁善主化的政略也尊賢而先義者主威的政略也

顧所謂威者韓嬰外傳嘗分析其義曰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

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三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貫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刳則致畏愈則假上執拘則察遠聞則散非刳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護諱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中悖逆天理……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難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韓詩外傳卷六）

觀韓子之論威術上威曰道德霸者之政略也次威曰暴察強者之政略也復次曰狂妄則亡國之亂政也以韓傳解劉說義無餘蘊矣

第二目 善說論

劉子之善說論宗荀卿而揚歸谷本子貢而善蘇蒯明其學之出於縱橫家也善說篇曰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

之分別以明之歎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由易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按前文所引談說之術本出荀子非相篇見前第七節韓嬰所引以爲孔子之言惟文字互有異耳其說當本於鬼谷即上文所引鬼谷子逸文也今以兩說相較若合符節是鬼谷之說自當早於荀子無疑

善其說者修其辭修其辭者立其誠劉子之學實出孔門其本之於辯論而以全性爲歸此則其學之有以異於縱橫諸子者也然其所謂善其說當反贊

引田差之言曰

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

由是言之說亦多方也以其對象之不同而所以爲說者緣之而異前引鬼谷逸文所謂必中其人之所善也言而未有當於人心是猶以水沃石必不受矣

據是以言談說之辭出之於口不可不慎矣談叢篇曰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還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愈四馬不能及」

夫不慎於言者足以樹敵而招禍殺身滅宗亡國敗家者恆由之故就消樞方面言慎於口舌者所以遠患也故又曰「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說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又引孔

予之言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
必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皆謂是也

按劉子茲說疑有所本鬼谷子權篇曰『口者機闕也所以關閉情意也……』

——是鬼谷言機闕爲口而劉子則並舉口舌其說尤進殆亦戰國遺說
之見準於子政者歟

然就精樞方面言『百得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
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
（談
叢卷十六）是則一言之用可成百行全身却敵保國胥以之者也

第三目 權謀論

劉子政言『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雜言卷十七）此言良方生於多疾辯智興於危亡直道不行人智說隨

爭利則相侵爭國則相攻爭天下則相伐故人爲自存之計事爲不敗之地國

爲救亡之策政爲天下之略於是權謀之運用乃匪得已此在人類之智識論

則爲一般之智略所以執一馭萬持簡制繁以不變而遇萬變之方策也其在

人類社會之應用則曰權謀以濟社會上人事變化之窮而圖其事業之能適

應環境之變化者也其在國家組織或國際間之運用則曰政略或曰外交方

略亦曰廟戰以圖國家機關之活用有效政策設施之進行無阻直接或間接
謀國家之生存發展於複雜的變化的國際關係之下者也綜而言之亦均權
謀運用之方面有異已耳其本質實無不同故曰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所
以濟事變之窮也

劉子於權謀之學頗能洞曉精微第其着眼於政略方面者曰大謀之術此謀
國者也其言曰

「聖人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
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象
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

其次劉子於權謀上一般之原理分爲二種曰上謀曰次謀上謀以保其身以
致天下之權次謀以究其事以成其功其言曰

「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
興之始防患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
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尙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
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

復次劉子更別權謀之正邪爲二類以公與私誠與詐爲二者之別其言曰

「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尙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纒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權謀之術也」

要而言之所謂權者變也謀者略也權謀云者人類應變方略之謀之於豫策之先於者也故劉子復曰

「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弊而不陷也」(以上均見權謀篇)

談叢篇又曰

「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

「謀先事則昌舉先謀則亡」

「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

「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

「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

『明者視於冥，謀於未形，聽者聽於無聲，慮者慮於未成』
由此觀之，劉子之言知命者明也，知事者智也，重豫者先也，足徵其學紹述鬼
谷之範疇而發揚之，蓋漢代一人已。

第四目 結論

劉子之學雖號爲備術，其實所學皆縱橫長短術也。觀上文所述，皆其顯證。故
嘗曰：『無慮之心，則不遠無談說之辭，則不樂。』（談叢卷十六）則其受
益於斯學之深可知已。又觀其雜言篇言：『……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
能，待得其人然後合。』又曰：『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者爲國
計，捕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是皆揭批鬼谷先生之遺說而爲之
辭，皆可徵其學固有所本矣。

第十二節 揚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辭賦，著太玄三卷，法言十三卷，漢志列儒家。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一祖譚稱其『文義至深而論不說於聖人』。今觀其書
批評幽說，間意眇指，蓋粹然儒家言也。其論四重首曰：『重言』。四輕首曰：『
重輕則格憂』。法言修身卷三，又曰：『君子之言幽必驗乎明，遠必驗乎
近，大必驗乎小，微必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惟聖人得言之解！

……面相之辭相通於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者莫如言……故
言心聲也……」(同上問神卷五)揚子之學以法言名其書是固以
言語之學爲尙者也第其說尊孔孟而抑百家故論韓非說難曰「或問韓非
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盡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
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
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同上問明卷六)又其論鄒生劉通曰「或問鄒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
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
幾矣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噤可抵乎曰賢
者司禮小人司噤沉拊鍵乎」(同上重黎卷十)又其論儀秦曰「或問儀
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詐
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然則子貢不爲與曰亂而
不解子貢聽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聽諸或曰儀秦其才矣跡不_子論曰昔在任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同前)觀此足見揚子於戰
國縱橫之學固嘗極深研幾而擇其奧突者第其學各有所本故力攻乎異端
殆亦步孟軻之後塵者耳

雖然揚子之政略的哲學思想固未嘗不間接受其影響。其言「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法靈修身卷三)「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所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同上羣見卷七 按李執注曰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李說極精可補揚之說)「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臯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皆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同上問明卷六)是則其政略的哲學思想蓋以先機之策動爲智者也又曰「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誇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同前)又曰「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李執注曰嘗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絲作眇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離」(同上先知卷九 李執注曰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李說是也)揚子之學以先機爲智先知爲神而先知之道不外審微故以微知著者是知之騰未形也故曰微而見之是以聰明並

者也

至其論政治之理想的政略則主於和主於核其言曰『……：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坏寵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傷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矣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昊』（先知卷九）此則儒家中庸之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者也又曰『或問政核曰真偽真偽則政核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不核故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同前）是則孔氏正名之學也夫政核者一般政治方略之原則也論其旨則辨真偽而正是非論其用則名實正而號令一是亦法家綜覈名實之學之一端也由此言之程子所論謂其學不說於聖人非無故也

第十三節 程譚

程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著新論二十九篇今亡王充論衡數稱其美謂『君山漢之賢人』（定賢篇）『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篇）蓋深服之今其佚文著於羣書治要頗存梗概與孫馮翼輯本合觀可窺一斑

班

君山論政術之別曰

『三皇以德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伯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

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被譖想

雖有十善隔（疑當爲格字之誤）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

所嫉妬。遭遇明君乃一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非與知者。雖有若仲尼

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四）

君山所謂三大難。二止善。洵爲世務。亦古今中外之通弊也。羣衆之智愚而常

人之識淺。以遠略謀之羣衆。無不見逆。以大策論於常人。尠不見拒。此無他人

之材地。其受於天者。殊科不能盡人而同之。盡人而識之也。公孫鞅曰：『有高

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馮衍曰：『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

策。喪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後漢書馮傳）均謂此也。故古今中外不知

幾許哲人。智士。橫被戮辱。以卒遺於難者。比比也。豈非天哉。君山論此。蓋有同

慨焉

次辨察說辭亦爲君術之一。君山論之曰

……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聞

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讒。及

疑武時。粟衡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有龍逢比干。伍員鼂錯之變。比類衆多

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庸庸易知邪。……（同上）

說有多端而君子小人相雜故聽不可不慎也君山蓋謂聽辨之術觀其所欲進退之意察其事類之變而以「前世已然之效」以爲之戒是亦一術也復次君山之論政略以大體論爲最精要書體篇曰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處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常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誰以諂異爲知大體矣……」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請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知其大體之效也

王翁始秉國政……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聰明習者通共荷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

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已之不能行其事……故以高義退數廢亂此不知大體

者也」

（同上）

君山所謂大體者當時之急務也故又曰「理合世務」（漢書本傳）也制
馭之宜法制之度任人之效戰守之機以時而異宜以人而異適以地而異趨
以國而異制識其異而通之審其量而施之斷其可而行之度其來而應之慮
其變而制之皆所謂「是當之事」即孫叔敖所言「共定國是」（本傳陳
政時疏嘗引其言）也亦即「大體」之謂也故其陳時政疏又曰「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陵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
也茲更換言以明之政路上措施因應變化之方策以能適合其民衆之需要
及時代之要求爲原則其適者以治以安是曰能知大體者也反是則以亂以
亡是曰不知大體者也

君山卒年七十餘中經篡弑歷事數主廣識世變殫見洽聞故論爲世重觀其
說傳曼以全傳氏而當王莽居攝獨能默然不求容媚其自守不可及也至其
疏言「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本傳）則其所習權謀
之學深矣然其後遇世祖而不見用則亦命也夫

第十四節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徵引廣博議論精闢其書頗辯

正儒道之失正傳說之故非諷刺孟正儒問孔訂異闢偽崇實持虛故其自言
「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眞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
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議世俗」(對作篇)由今言之仲任之學可
謂爲漢代唯一之實驗哲學雖卑之無甚高論然其關於政略的哲學思想亦
有其獨到之點茲分述之如次

第一目 定說論

論衡自紀「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口則
務在囑言筆則務在露文」「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扶露爲通」「口
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透而難曉」知實篇亦曰「凡論事者遵實不引效
驗則雖甘雜繁說來不信見」觀此足見仲任於辭說之學故嘗究心故其學
以效驗爲憑信以定說爲要務逢遇篇曰

「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
之讓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陋更調霸說雖處見受何則
縹遇孝公所不得處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
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圍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
不聽吹竊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

善之主雖暫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俱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外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事納無補之諛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扇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

「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避迨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

所謂准主觀鑒治內調外者即揣摩之術也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即辭說之方也二者必備而後能以求合否則自紀所謂「以聖典兩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穰而穰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臚傑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膏者少孔子失馬於野

野人閉不與子言妙稱而怒馬園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檢和
神仙之藥以治甄效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是則必不合矣
然希主求合易流於佞故答佞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順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故引文王官人法以辨之曰「推其
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
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購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舍忠守節者可見
也」又曰「賢者有德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
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
動邪正可名」此則賢佞之辨甚明亦曰公與私而已矣爲事爲國者公爲身
爲家者私以是責效而效見以此定說而說明矣

第二目 學聖論

定賢篇曰「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
治病也有方篤劑猶治無方覓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
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
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
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又曰「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

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仲任言治國有術即政略之學也政略之學唯賢聖有焉所謂賢聖者『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同上)此即謂聖賢者明理而達事博物而廣識也故『先知性達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躋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同上)蓋『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知實篇)此其方法有二(一)聽聲有術察色有數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實知篇)是聽聲『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知實篇)也(二)『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同上)是則『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同上)或見竅而睹微或善商而巧意所謂東郭牙意善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是則聖賢之學『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實知篇)是亦術數耳惟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第『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相過』(同上)已耳

唯「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同上)大抵可知之事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故學而後入聖以「聖可爲之故也」此爲仲任獨明之學其最特異者也知實篤曰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當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訕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訕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訕未有功而王問訕曰若聖乎敢聞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訕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故聖賢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

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聖人之一體舟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
仲任言聖賢同類可共一稱而聖賢皆學以勉成者也故聖人知事而事無不可知其故皆由於學非天縱之者也

第三目 結論

論衡一書循名督實析理精辯方西漢之末羣書多出仲任博習約守取精用宏其知之廣有非並世楊雄桓譚所能及者觀其答佞篤敘縱橫之學源委甚明亦所學重要之典實也其言曰

一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鬥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並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顯爲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仲任所引傳記未知所本要之從橫之學傳自鬼谷則漢人以前固有史傳明載其事而論衡述之者也然仲任於聖賢之學數稱術數論事又必責其實效以公爾忘私爲事爲國者爲賢然則保君之知深有術權變錄出其效至於存亡國繼絕世平心論之詎可比之佞人乎此亦仲任習於儒者之說而未能自脫之徵也

第十五節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隱居著書三十五篇號曰潜夫論指訐時短討謫物情其學頗近儒家觀其言「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又言「夫化變民心猶政變民體也」又言「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又言「上聖和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教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而致刑錯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彙中興是也」(德紀第三十三)此與劉子政之政理論相尋尋皆儒家傳統之政略的哲學思想也惟述救一篇痛言贖赦之害而歸本於法家之無赦論三式篇則陳「明德慎罰簡練能

否之術一衰則言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一實身之即
論一均苦樂平後設充邊境安中國之術一均極崇法術力矯時弊而其強國
權術之理論尤能扶政略學之精義而煥然釋之明忠篇曰

「夫明據下起忠欲上成……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機乘而已矣

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

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疏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

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樞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

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寃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

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

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

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

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

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而功名

所以不建也……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亂制

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勉

之不治也堯舜恭己先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騁勢亂也故曰善

者及之於勢弗責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
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
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神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
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
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機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
仁噉語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一
觀此節術之神術論實晚禮於韓非之主術蓋粹然法家言也是則潛夫之論
亦雜備法而共治於一鑪者也

第十六節 崔實

崔實字子真一名白字元始涿郡安平人也祖父明父瑗世爲文宗並有清譽
著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解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
坐側」范滂贊「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錯之徒不能過也」其書今亡范
曄本傳僅載其略曄書治要較詳而間有異文亦後邦文獻之幸而淪東瀛瀛而
卒順以傳者也然范曄所載文字醇美始其奏上寫定者歎其略曰

——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端蹈舜然後乃爲治哉期於補綻決

壞枝祛邪傾隨形裁剽取諄者所能行要曆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莫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違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輿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考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辨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擄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據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人君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墜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
政多恩貸又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相勒窺輶以救
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今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
剗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其命答捷者

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
當大定其本……

異茲不具引

（以上引後漢書本傳至羣書治要文繁而略

子真論政凡數十條應舉天下之患三而擷其要旨以「明法度閉民欲」爲
歸故曰「昔聖王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其源以絕其
末深其刑而重其罰……羣書治要卷四十五」其結論亦均以嚴刑峻
法爲致治之術蓋監於當時寬政之弊而思有以正之也大抵其時「以赦爲
常俗」「歲且一赦百姓怛怛輕爲姦非」故子真痛之曰「赦以趣姦以
趣赦轉相驅踰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同上）又曰「昔管子有
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痲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健言不

當救教……（同上）足見其爲針砭時弊之要論所謂「霸政」者是也其後諸葛孔明情教亦用其說以答論者蓋亦有見於此歟

第十七節 徐幹

徐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漢魏之際絕迹山谷幽居研幾不耽世榮有箕山之志著中論二十餘篇述先王之制救流俗之昏推孔孟之旨求聖人之中蓋漢儒之卓卓者也其學貴實踐而尊造藝始受王充實踐哲學的思想之影響其論政略明賞罰而周民數則漸近法家流其論言辯之學不失事中尤饒理致皆可觀省茲述其概焉

第一目 賞罰論

賞罰篇曰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賞罰之謂也……夫賞罰者不在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不行則雖重而民意……夫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罪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擊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

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第二目 民數論

民數篇曰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幼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瀆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

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之無所竄罪人所
得^之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縣伍避役者有之弃捐
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之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
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正取焉以分田里以
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經典家以之立
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民數乎

管仲相齊其政治方略之首要者曰定民居寄軍令其制鄉軌之法卽偉長民
數論所由^之也此爲立國之要略所謂「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經典家
以之立度」者也而偉長歸本於禮以爲先王之制六鄉六遂之法是又管子
之學所由本也歟

第三目 言辯論

言語之學本爲孔門四科之一自幸我子貢而後孟軻荀況皆以斯學著於世
而長以儒者而紹其學論議^之闢足以自立亦古之振奇士也貴言篇曰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
教……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

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吏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

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良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
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
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瞽委滯而疑君
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
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進化者也……是以君子將與
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
其墮衰然後鳴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
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闡張以
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識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矣
而勿迫徐而勿失維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
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

偉長茲論察對方之宜合性情所安揣其心志適其器量伺其饒而乘其衰然
後以唱以導以鈞以籍於是而後始可幾近而致遠功察而治微於是掉以開
之闡以來之反之覆之準之理之而後說成功立此其思想殆皆出鬼谷辭說
之學偉長第稍易其文辭而已

「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然則辯之言必約而至不煩而論疾除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

偉長以別釋辯卽荀卿「分別以明之」之說也其論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此爲言辯學上最佳之手腕所謂「因來以進之」也其論對方「各得盡其所願而與之得解」則言辯學上最終之目的也

第四目 結論

偉長中論所懸之最高理想「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故其持論無在而不表現折衷的思想其中雖或稍受管子鬼谷子兩家學說之影響要不失其爲純粹之儒家者流也惟其論中頗有異於俗儒者如謂知識貴於德行卽其最著之例智行篇言「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般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又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會參之考有虞不能易原憲恣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覽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

如也』此殆受時代之思潮影響故一反數百年傳統之尊德論而爲革命的崇智論此其大膽偉談之不可及者也夫世時方大亂之際人懷明哲保身之思故以才智之能因應世變爲當務而其時曹孟德方扇英才智之士而卑視猜測之行故崇智之論遂以勃興要之此亦偉長中論之所以受識於儒者之由也

第二章 三國前後之政略的哲學思想

第一節 荀悅 荀彧

荀悅字仲豫荀卿十三世孫漢末唯一之純理的政略學家也研精覃思窮闡政理著申鑒五篇及漢紀三十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論者以爲此美徐幹王符抑悅當曹氏專政之時而無一言及操以視楊子雲之劇秦美新馬融之爲梁冀草奏豈不遠哉今觀其政論辨四患崇五政循六則恤十難察九風愼庶獄稽五赦條理通達博洽精詳蓋補於治術者之所爲也茲分論其略於次

第一目 政體論

仲豫之哲學思想據其政體論分爲六個原則「一日中二日和三日正四日公五日誠六日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仲豫立以爲道經謂爲道實故其政治理想亦均以此爲

鵠的故力排私僞之弊而以正俗公法爲務故其論政術先屏四患曰僞亂俗
曰私壞法曰放越軌曰奢敗制幸崇五政曰養生曰正俗曰章化曰秉威曰統
法薩能於政略學洞見竅要者也後漢書本傳載其論曰

一……………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
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道矣軌越則禮
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
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
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闈無游人
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
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陳言責事舉名察實無
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
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同

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教化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々則恣々則急急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

國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按申鑒政體第一文與此略

異)

仲豫論政謂「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化也」(申
鑿政體第一)上述辟四患崇五政綜言之亦法教而已矣仲豫明舉陰符之
義與陽化並著足知政略之運用蓋陰陽並施法教同濟者也故又曰「教扶
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
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
也其爲亂亦如之」(雜言下第五)是明法教之爲治具也

第二目 立策論

仲豫作漢紀析論政理詞極精湛其論曰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
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
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

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立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
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
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
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
於陳涉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

也

及宋襄待秦趙之弊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

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

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仲豫論形論勢論情三者皆純理的政略學原理也惟所舉各例一論形方面則純粹的政略也二論勢方面則政略與兵略共者也三論情方面則純乎兵

略也。仲豫第統言其設策之原理而深究其同異之結果而已。其實曠匪曠者不限於兵略而亦與政略共之者也。特在戰時白刃相加則爲兵略在未戰時玉帛往還斯曰政略云爾。

第三目 結論

綜觀上述仲豫承荀氏之家學探政略之本原雖未能脫儒家之範圍要其分析事理窮究其得失之精神頗漸近於科學蓋科學上之抽象的研究重在分析而仲豫擅之也。至其論恤十難察九風慎庶獄稽五赦之說尤詳洽精密以非茲篇所及故從略。

又唐趙毅長短經引荀悅六王之說曰王主曰治主曰存主曰衰主曰危主曰亡主（詳見四庫鈔本長短經卷二文中理亂篇）與九風並稱當係申鑒逸文此當據以補入其書者也。

至其從弟或傳稱其「對悅特加敬焉」其後或佐曹操取天下高才偉略世罕其儔。疑學有所授殆猶代厲之傳其兄學也。歟。觀其說操定河濟破呂布然後取徐州剿袁術用濟大業謂「事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其深權利害之論固有不昉及者。又說操與袁紹決戰曰「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

也』其高……又如此其卓卓也謂能無師學以致之歟

第二節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漢末隱隆中與石廣元崔州平徐元直孟公威
為友時彥號為伏龍後佐昭烈據荆益平南寧聯東吳規宛洛取漢中遂成鼎
足之局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國內大治亮英略過人
卒後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蜀志稱其「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高似孫子略言「一圖在沔陽高平故壘鄧道元水經以為
傾而難識一圖在新都八陣鄉峙土為魁植以江石……又一圖在魚復
者隨江布勢壞石為規……」此其迹之僅存者也)魏氏春秋記其「
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今俱亡佚陳壽等輯遺集二十四篇凡十
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其言教書奏多可觀世傳其撰心書及十六策則偽也
今觀其遺文論權制論綜覈論法檢皆近法家言華陽國志載其答論惜教書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蜀旋陳元才
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是則承法家無赦論之思潮而與王符潛夫論及崔寶政論相
應者也至隆中一對遂啓三分之局此為千古大策與蘇張之從橫二略同為

政略運用之極軌不可不博也蜀志本傳記其事曰

一……………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表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係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此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襄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吾國數千年之政略史以蘇張諸葛三策爲冠雖未睹其純理的著述要其辭

說之賅洽謨略之闊遠雄才卓識固非後世所易幾及者故述政略學史者未能闕焉至於先後出師二表竭智盡忠丁寧周至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充足見其爲人蜀志稱其「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以是爲矩範亦政的思想之見諸實際政治者也

第三節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著論曰昌言三十四篇十餘萬言范書本傳贊其「詳觀時議成昭政術」今傳略載理亂損益法誠三篇馮國翰輯本並載之羣書治要節錄九篇皆本傳所未及仲長氏書亦賴以傳矣茲述其論之攸關治術者略曰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寔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爲究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按馬融意林引此句下有一高辛已往則闕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以來載籍具矣」等字）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

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劓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一德於恆久先之用已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

.....

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恥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

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羣書治要

卷四十五)

公理之論德教其思想始本諸王符之潛夫論而剴切過之又修正崔實政論之嚴刑說以爲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有異破姦宄治亂國則當以重典然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躡避則雖重無益也此所謂『法令參差殺生過謬』者也故其學說主張『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蓋重者皆勿殺』(本傳損益篇)蓋又與徐幹中論相應者也至其學以躬行教化爲歸持以公心以祛其私酌以平心以致其和守以儉心以崇其制一是以身先之則民率其化故曰『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同上)此德教之治也是公理之學固粹然儒家者流也至其所舉十六策見本傳益損篇皆切審時宜以爲救時之略公理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殆非虛言歟

第四節 劉虞

劉虞字恭嗣魏南陽安衆人也著政論數十篇今魏志裴松之注載論治道一篇羣書治要節錄備政正名篇愛害篇欲失疑賢任臣下視八篇志載其幼時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道理寧自知不長仕魏見知曹氏父子其

論皆言君術蓋亦法家言也今觀其論治道主督之以法謂『亂弊之後百
凋盡……州郡……雖備其官未得其人……其計莫如督之
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轉易之間輒有技巧……而爲
政者亦以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者將不念
盡心於邇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以爲皆宜使
……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
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
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叢譽妄
毀可得而盡』(魏志裴松之注引虞別傳)此論切實而有當於事情又其
諫征蜀疏言『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
我勤之此重失也』是爲恭嗣獨到之論重得者得之而當者也重失者失之
而不當者也當得而我更勤之曰重得當失而我復勤之曰重失重者言其重
要也舉例以明之重得者漢高之爭榮陽成皋也重失者魏武之征蜀也斯爲
勢要論之肯綮而恭嗣得之可謂深得政略學之要領者矣
至其論備政曰『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不
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

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視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視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所謂備者周也鬼谷子符言曰「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周故一事不闕無物不備由此足徵恭嗣之學固有所本非徒以文學名者也

第五節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魏文帝初著萬機論上之帝稱其善隋志八卷唐志十卷列雜家今亡馬國翰輯錄十六節羣書治要節錄政略刑論用奇及漢元帝爲太子四篇亦其書之僅存者也其政略論尤精湛其辭曰

「……………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易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羣書治要卷四十七)

子通萬機之論蓋取尙書一日二日萬機之義論人君之治也故其篇名曰政略云者主治之術皆政治上一般施政之根本原則也擇人則不勞因民則不困從時則適變由是而後應環境事變之要求定國勢民情之適宜而斟酌政

策之設施時曰政略然則子通茲篇固政略學之祖也

至其言『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素大臣

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魏志本傳蔣疏）『猛虎

不處卑勢鷲鳥不立垂枝』（太平御覽八九一 又四九〇引末句作鷲鷹

不立垂枝）

『聖不獨立智不獨治』（太平御覽四〇一）皆政略學上之

第六節 桓範

桓範字元則魏沛國人也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

（魏志曹爽傳裴松之注魚豢魏略）隋志法家著錄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

卷唐志亦十二卷今佚馬國翰輯錄二十五節羣書治要節錄爲君難臣不易

治本政務節欲詳刑兵要辨能尊嫡諫爭讚象銘誅序作十三篇（北堂書鈔

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之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皆此一書

而引題者異耳）裴注言昔範嘗以示蔣濟濟不肯視然桓書與萬機論等耳

範有智囊之譽濟亦稱之（魏志裴注云千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宜王謂蔣

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鷲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而廣座中獨輕其書蓋以示異耳範黨曹爽濟比司馬道固不同也今觀其書頗稱述孔氏之

言而非商韓之法雖君臣二篇頗采韓非說難及淮南人間之意要亦非純粹
法家者比也茲采其要述之爲君難篇曰

「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驎之乘追
風之匹也御轔齒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
下均養小大審覈眞僞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析芒纖微之
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
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
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
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疑脫「市
」字）恩因罰以佐威可不慮之以奸（疑有誤）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
相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
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
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
惡也

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怒之以直乎臣有樸駸而辭訥外疏
而內敏可不怒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怒之以忠

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已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効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羣書治要卷四十七)

元則所論九慮七恕之略審覈眞僞考察變態擊擗精微割析毫芒探其源而窮其理可謂至矣雖淮南人間訓不是過也

臣不易篇曰

「……………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已身而衆善自發君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說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

爲小臣者……………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

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

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

其計在下（疑有誤）者或妬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

誅於秦龐涓別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

……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挾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

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

……故上官毀屈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

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

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

……在已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

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毀於

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境於燕亭卞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

……………（同上）

上舉四難殆廣韓非說難之意而推之於大小內外之際真不刊之論也

次元則之論治本頗近桓譚新論蓋折衷其說而損益之者也治本篇曰

「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刑相須而行相待而成……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

由是言之元則之說蓋主張刑德並施以爲治者而刑的方面則言「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懸此爲治用之詳而行之必則刑齊而罪值其不然則不詳者罪不值罪不值者當死而反生矣其不必者令有虧令有虧者則刑不齊矣故又曰「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均見詳刑篇)此之謂也

至元則之論政除其紹述儒家正統之正身學說以外如言「凡政之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政務篇)此則爲老氏之學者也又言「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兵要篇)此則爲管氏之學者也又言「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

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又曰「國有壅臣禍速近鄰」(決壅篇)此則爲法家之學者也又言「昔霸王之戰策貴神勝故曰上兵伐謀而戰勝也」(北堂書鈔一一三)此則爲兵家之學者也綜此以觀元則序作雖自謂「闡弘大道述明聖教」其實亦雜家也

第七節 杜恕

杜恕字務伯魏京兆杜陵人也父畿子預三世並以功業顯撰體論八篇魏志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云「……………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隋唐志並四卷今佚馬嗣翰有輯本羣書治要節存七篇而均闕其目魏志稱其奏議論駁皆可觀其書大抵爲儒家言蘊深譏治體其政治思想以德禮爲運用政治之方略亦本孔子之言曰「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

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濫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
『又曰』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而民象之則民不怨』上述御民之要實即政略之一部而杜氏以德教導民以養化致治殆亦本諸劉向桓譚之理論而純以儒家言論之也然杜氏於政略之學蓋極洞窾要者其言『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太平御覽卷二七一)此雖爲兵家言然弱敵之策蓋純乎政略手轍之運用而非冒白刃授桴鼓決勝負於疆場者也杜氏雖言兵體育本政略其類此者如論三兵之體一節(同上)意亦同此茲不具引

第八節 羊祜

羊祜字叔子平陽人也祖父縯父衍世以清德稱晉武時鎮襄陽與陸抗對境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抗遣使遺祜酒飲之不疑抗疾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

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及卒南州民爲之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感人如此祐知人善任有大略平吳之策其首義者也無著作傳世史志其請伐吳疏曰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戩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朝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並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之謀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桎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執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

於朝士困於野，其有保社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檢學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戰楯，不如中國，雖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遠，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

傅子比疏料量事勢，曲盡敵情，所謂廟謨勝算，無遺策者也。自諸葛隆中一討而後，差堪踵武。前賢者，叔子所疏而已。古今政治方略，運籌借箸，能如此者，蓋寡。吾人於千載後，就遺疏以觀其經略之意，知其吞吳必矣，固不待杜元凱之兩征而始見之也。

第九節 傅玄

傅玄字休奕，晉北地泥陽人也。著魏書若干卷，並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曰傅子。爲內外中三篇，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初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審理濟經，論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通，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嘆息也……」
今羣書治要節存二十八首，其學以儒爲宗，而集諸家之長，其政治哲學之思想，以德化爲鵠，以主因爲其政治之始。其言曰：「……以異致同者，天地

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說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
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激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
不相害也』所謂以異致同者化也因物制宜者因也

至其論政柄則曰『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
大威也……………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

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
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
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
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
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
以相濟者乎』(羣書治要卷四十九)休奕論威德爲政之二柄其思想與
樞範世要論同此殆儒家一般的信念也特其析理較細耳至其論德禮之思
想又與杜恕體論相近其言曰『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
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
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
禮也』(同上)是亦以德禮爲政治之方略特其用諸實際政治之設施有

先後之異而又輔之以刑耳

休奕之政略的哲學思想自有其見到之點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同上)其主張以公道爲政以求天下之信心是其政略的見地則有以超越杜氏體論者矣今觀其言「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奪」又言「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均同上)息欲者息私欲也明制者明公制也足見其政略學之思想自有其一貫的條理此其學之獨至者也至其論「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善爲天下興利亦爲政之方略故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此則「推己所欲以及天下」(並同上)蓋孔門傳統之政治哲學思想也

復次休奕分析民危民安之論據精摺華治嘗詳盡蓋其書中最扼要之一章也詳見羣書治要卷四十九茲不備及

袁準字孝尼晉陳郡陽夏人也父渙準其幼子也撰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袁氏世紀自序謂「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以傳於世」隋志云「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唐志與正論同著錄今併佚馬國翰有輯本羣書治要節存袁子正書禮政經國設官政略論兵王子主失厚德用賢悅近貴公治亂損益世治刑法人主致賢明賞罰十七篇斯其書之僅存者也隋志列儒家

孝尼博綜政要深觀理得正書之作蓋以正政事之失而矯時論之弊其學比賈陸而識遠杜傅故其書可察治亂之原興衰之理得失之理蓋晉代政書之傑構雖新語新書不能專美於前也茲錄其關於純理方面之政略論述之於

左

禮政篇曰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

遷善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
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
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則民有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
而後德，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
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
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也，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
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
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
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
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奸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
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
治也。」（羣書治要卷五十）

孝尼鑒於儒法之偏，至而相非，故立四本以統之。鑒於昌言世要論體論，傅子
諸書之未備而詳究之，故其論具有本末自是而後德化威刑之論，乃獲一結

論焉

迨其論政略運用之原理以利權宰制天下亦能洞見本源其言曰「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威禁使刑賞利祿一出於已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

至貴者人尊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莫里爲近也」(同上)

此則納乎法家言也又曰「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同上)

此則本之桓譚新論之四術而易之以三道者也

又季尼之論兵亦主張先行政略而後施兵曰「……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爲政則亡國之兵也」又曰「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成刑者難與爭險轉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勞者禦之以堅」(並同上)

所則爲季尼獨明之論深詳事勢之辨以明政略上用戰之義而繼與兵略同者也

正書有政略一編季尼之意以爲治政之要略蓋論所以富民教民之大略也

其篇名與萬機論同而指殊蔣篤論一般政略之抽象的原則不失古代政略學名之意而袁書則以政治之方策爲務非政略學上之政略也政略篇曰

一……………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異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一心於職一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節表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則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學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民之大略也

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一此民致治之道也

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

何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

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同上

孔門

以富與教爲政治之方略其思想本於河間獻王書曰「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說苑鑄本)是爲儒家傳統的理論管子「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之說亦其義也而孝尼詳闡其理以探討禮義法術之情僞是則非時論之所及也至其論以貴農爲本務與崔寔政論如出一轍而其論力反可救之法詳推敵救之害其思想亦與政論同

又其論富國八政與昌言十六策實後先輝映雖其中如貴農一業二事論見從同而孝尼之論點在於富國仲長之策度於政務則固有異也(詳見羣書治要卷五十條編限於體例未能備及)

又孝尼貴公之論則略與傅子同其言「觀舉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即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姦起」(同上)制不輕重者公制也法不私倚者公法也

又其言「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同上)則其說以視世要論之論決壅爲更進矣

綜言之孝尼之學博通諸家而集衆長故不守一說而卒自草創筌錄以成家言蓋所謂觀要得理者非歟

第十一節 孫毓

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也晉豫州刺史撰成敗志三卷隋志注云「梁有三卷亡」馬總意林僅載二節其書以成敗立名蓋欲昭法戒以訓世也今觀其言「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詞極精要擊政略學之神髓其書當爲古今治亂得失成敗之林而惜其不傳於今也

第七篇 政略學之完成時期

第一章 唐趙綰長短經之綜合的政略學

趙綰字太實梓州郫縣人也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唐開元中召之不出撰長短經十卷凡六十三篇(自序)唐志是公武讀書志卷數並同惟唐志書名長短要術今久無刊本惟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有鈔本清紀昀勅存九卷六十四篇疑綰序六十三篇或傳寫之訛是書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敘謂「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接揚白夫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者歟」足徵其學以通權達變爲主故事序又謂「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也今觀其書大體任長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論士政體德表治亂反經是非適變正論諸篇纂述諸子之通說證引前賢之往迹體大思精文繁理博其中頗稱引伊尹太公之說又引莊子法筵篇而謂鬼谷子曰均未知所本而其詞皆不類或據偽書之說或誤引之者歟又引三略及黃石公二書各異其稱似其時尚有黃石公記其書三卷見馬總意林目豈唐以前之遺說耶又其引魏劉劭人物志及曹叡至公論今均亡其書又治亂篇引荀悅明

察六主之說今本申鑒亡其文當爲九風篇前節之逸文此開元前故書遺文之可實者也至君德臣行二篇廣引歷代君臣事蹟甄綜人物比論得失較其優劣以明其成敗之故足資龜鑑霸紀上霸圖篇述漢高以至隋亡各主之霸圖霸紀中七雄略紀蘇張縱橫之略暨漢魏立國之勢霸紀下三國權篇述蜀吳魏三國自公孫據蜀英布反淮南魏武起於魏以迄於隋歷世之變權謀卷七懼敵時宜二篇節述歷代興亡及權變時宜之史實雜說卷內鈞情說信忠疑用無用愚生怨說順難必運命大私敗功昏智卑政善亡說俗息辯量過勞運微處定各十九篇皆引史傳諸子之說以明其理蓋仿韓非呂覽而作更廣其義焉兵機卷內二十四篇多引孫子之說以闡兵機之用以明師行之要蓋兵略之原運也綜言之太賓斯作可謂集古代政略學原理政略史及兵略學之大成者矣然其書述而不作故雜集百家言以成其學雖頗示異於鬼谷論假儒家之幟以求合於世俗然由今觀之自鬼谷子而後政略學之成書能首尾完具別創條理以組成專門學術之一如長短經者固未之見也然則雖謂政略學之完成始於趙蕤無不可也惜其書帙過繁未能廣引茲據其獨明之說節述於左

第一節 趙蕤之政治哲學思想

太賓之哲學思想以治性爲人生理想之途徑唯能修節其性而後能廣其智備其能以守天下以免禍患故其政治哲學思想亦由此出發者也德表第十
一曰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人物志曰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怨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桀健任在膽烈失在少息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措堅勁用在槓幹失在寡固論辯理釋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休動易窮業在攀隣失在疏越沉靜寤密精在玄微失在週懦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謂（疑有誤）略失在依違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小心者慮息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

非輻湊中爲之毅也。習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

夫天道極卽反，盈則損，故聰明廣習守以愚，闢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傳曰：無始、無怙、無恃、無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愾、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治性者所以修繕其身，使合於政治道德之標準，而與環境相應者也。故極其用，至於守天下，自個人之立身，以至於施政，均含有政略的意義。此雖爲儒家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之理想之一種遺說，而太賓以治性言，完全在克己復禮上着力，以矯正德性之偏短爲務，此其學之近於荀卿者也。

第二節 長短經之說辭學

關於說辭學之研究，太賓於鈞情第二十二詳論之曰：

「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讒。又曰：未信則以爲誇。已孫卿曰：語而當知也，默而當知也。尸子曰：聽言耳目不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是知將語者必鈞於人情，自古然矣。夫說之難也……」（此節引韓非說

難前文)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苟
悅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身則咎悔及之矣故曰舉過揭
非則有干忤之咎勸勵教誨則有挾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勝已也言而
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也後已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
下從上則以爲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
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
非之特見獨智則衆惡其益之也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
也雖得之不爲功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懷隱進說竭
情則以爲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爲固當利於上
不利施下或便於左則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此下情所以常不
適仲尼發憤稱予欲無言者蓋爲語之難也

故語必有釣以取人情何以明之昔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
薛公田嬰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所在因勸立
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此情可以物釣也

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
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譎深惟而苦思之

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何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也王大說之此情可以言釣也

吳伐越越棲於會稽句踐喟然嘆曰吾終此乎大夫種曰湯繫夏台文王囚羑里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且霸王（原文當有訛奪）由是觀之何遠不爲福乎勾踐及得免報吳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嘗之乃貸粟以下其妻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太宰嚭聞之諷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吳遂殺子胥此情不可以事釣也客以淳于髡見梁惠王惠王屏左右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讓客客謂淳于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馳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有獻善馬寡人未及試會生來後有獻謳者未及試又會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此情可以志釣也

張孟談因朝智伯遇智果於轅門之外智果入見智伯

智伯從韓魏之君伐趙韓魏用趙臣張孟談之計陰謀叛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張孟談察其志矜而行高見二君色動而變必背君矣智伯不從智果出遂更其姓爲輔氏張孟談入見趙襄子曰臣遇智果於轅門

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而更其族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
諾因與韓魏殺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此情可以視釣也

殷浩仕晉有盛名時人觀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此情可以賢釣也

黔經曰膏色滿然以出怒色漉然以侮欲色熅然以愉懼色憚然以下憂
色懼然以靜此情可以色釣也

由是觀之夫人情必見於物能知此者可以納說於人主矣

按是篇引荀悅之說當爲申鑿逸文其論辭言之咎甚備荀氏遺說由趙而傳
得不謂之幸乎

釣情之學源出鬼谷子反應篇曰「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先形求有
譬其釣諧合事得人育也其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
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又曰「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如舌之取
燔骨」此其學之所本也然太賓更張其義立釣情之法則別之爲七曰物釣
曰賢釣曰事釣曰志釣曰視釣曰賢釣曰色釣其實視釣色釣當歸一類物釣
事釣亦歸一類賢則五術而已試以言語察以事物明其氣志驗其形色動以
聲聞五者備而其用畢此謂釣情之學太賓以歸納法樹其法則此趙氏政略
學之要義也

第三節 長短經中之權略學

長短經中主要之理論在於權略學方面故其學崇勢趨時反經適變以御世應急爲務故曰「……………必先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於治亂之勢達於用捨之宜然後臨機而不惑見疑而能斷……………」(理亂第十二)

所謂道數勢宜者皆權略之學也書中如文上前七篇闡論王霸制馭部衆之義理亂反經是非諸篇極論世間矛盾之理論以明施設之異同適變懼誠時宜諸篇詳述時務之變興亡之道趨勢之宜霸紀諸篇列舉歷代開國之雄圖及七雄三國之霸略詳紀其事實雜說中自說信以下十八篇申論疑似之理說議之行勢運之殊恩怨之異以明因果錯行禍福相反之故兵權諸篇則更及兵權謀之學焉其權略學之組織範圍甚廣蓋集合政略兵謀爲一個統系而敘述之者也其書采輯之功勤發明之義少此其失也然太賓者可謂善用歸納的論理者也古今論政略而能離史實者寡猶論兵略之不能不以戰史爲實例也雖然自蒯生國策始創政略史之成規而後之能分類加以推釋者太賓一人而已然其書博雜未能備述茲摘其要著之於篇

第一目 制馭論

權略學中最扼要之部分爲制馭的方略蓋凡政治上之領袖統率部下羣衆

之行動必有控御鞭策進行之方略論述運用此種方略之原理曰制馭論即趙氏政略學之一部也經中析論之最明詳見文上前七篇大體第一引荀子「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故以知人爲王道之始必知之深審之切於其才識器量長短多少廣狹偏正皆了然於胸而後能運用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故以料才彙能爲治世之要而料才彙能之結果自以任用衆長爲先務故經曰「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用非其有卽任人之畏於我者之謂也任長篇曰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輻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關士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轅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若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勇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由此觀之使韓備下帷仲舒當戎子

公地說陸賈陳訟必無曩日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
察一

太賓論任長之必要故必選而察言觀行以品其才別其五儀（五儀一曰庸人二曰士人三曰君子四曰聖五曰賢）以第其高下故品自量才二篇竭其論焉

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光武謬於龐參魏祖弊於張遼物類考世之所惑亂不可不辨也知人篇曰

一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遠有堅而縵有緩而鈇.....知此士者而有術焉微察問之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遠使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莊之日遠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傾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呂氏春秋曰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近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愛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哀

之以驗其仁苦之以驗其志人勿志曰骨植而柔立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識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

由此論之知人之術必須多方察驗然後衆材始得其序故復引禮記文王官人之法觀誠瞻氣察色考志測隱揆德六徵（詳見本書第四篇第三章第二節官人論）以明政略上官人御衆之學所述甚備復益以察相一篇詳釋形貌骨法容色之異以究士類性情行爲之變度表捫骨指……據理而知人之學畢矣

然驅策致任之原理太賓亦嘗析論之君德篇曰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喪有察察之政……霸主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爲用」

所謂「制人以道」者以德相感以道相喻其結合純本乎至誠者也「制士以權」者喻以利祿脅以威刑隆其禮厚其幣卑其辭以致人之死力者也故

論士篤復歷引史實以明「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經中引爲黃石公之言未悉所本)之義故論制馭之學至太賓而始稱詳備

第二目 權議論

長短經中卷第七權議以懼誠時宜二章列其目采述史蹟甚詳要之所謂權議者權變之學也如反經是非適變以暨雜說中各篇咸揭論其旨特懼誠時宜詳於史實之往迹耳茲述其要旨略如次

第一時宜的原則 太賓時宜的理論見於正論篇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也孰能通其變哉」此則以時變之宜爲其立論的原則者也至時宜第二十一則詳列荀悅立策論中形勢情三項(見第六篇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目)之史迹而太賓更增其義曰

「……漢王在漢中韓信說曰今士卒皆山東人鼓而望歸及其鋒

東向可以爭天下後漢光武北至朔關邯鄲兵到世祖欲南歸召官屬計議耿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大寶彭寵公之邑人上郡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邯鄲不足慮也世祖官屬不從遂南馳即屬各分散後漢李儼等追困天子於營陽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

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視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
憂在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官鄴都挾天
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夫權不
失機功不厭速願其圖之紹不從魏武果迎漢帝紹遂敗梁武帝蕭衍初
起義杜思沖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正尊號帝不從張弘策曰今以南康
置入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使（原文有誤）
歲寒之計耶帝曰若前圖大事不捷故當闕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
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於江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哉不然遂漣兵剋建
鄴而有江左此情與形勢之異者也隨時變通不可執一矣

荀仲豫列論事勢同異之別爲三曰事同而形異曰事同而勢異曰事同而情
異太賓補充其義曰情與形勢均異而其義歸之於時變故復曰「事有趨同
而勢異者非專說也時之變矣」（時宜篇）時變則當務趨時以適變故適
變篇亦曰

一昔先王當時而立法臨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理事適其務故有功今
時移而法不易務易而事以古是則法與時說而務與事易是以法立而
時益亂務爲而事益廢故聖人之理國也不法古不修今當時而立功在

難而免由是言之故知君人者各因其時而建德立功焉一

此則崇時的一般之原理而太實立以為政略學之原則者也

第二 反經的原則 政治之設施必務其宜用失其宜反以為害此反經的

原則之意義也太實著反經一章列舉眾說以明其義曰

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

陳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

三王治世之術也救仁者所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

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謹嚴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

以生逸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生

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

文子曰聖人其作書也以備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舉及其衰也

為奸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 其上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閭各推其親廢公

趨私外內相舉奸人在位賢者隱處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人畏

懼則變出故明察則人畏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 慎子曰忠衆息以

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誠其然耶父有良子而舜方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堯舜之時非故逃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則天下亂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代在用之而已

道有常經而用適其宜是曰反經反經者必致於亂此太賓政略上之理解也至於人類社會事理反常常有正反相覆因果錯亂而未易以情論以理平以事斷者故太賓於說信第二十三論述其義明代有說詐反為忠信者其言曰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諛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其自注亦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廢則無以興若忠於斯

必不誠於彼——」故事有以諛為信以說為忠而「說諛之行乃忠信

之本」者（說信）亦「有忠而見疑者」（難必第二十八）亦有一「智者

以有餘見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用無用第二十五）者亦有恩以生怨

者（恩生怨第二十六）「有順之而為失義有愛之而為害有惡於已而為

美有利於身而損於國者」（說俗第三十五）有「世之君子未必君子世

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禮讓未必禮讓」者（勢運篇第七十八）此均反於

常經而常爲事實所蔽或爲浮面的理論所欺而不易判其眞者也凡此皆反經的原則之專例著於雜說各篇者也

第三 大私的原則 大私的原則者推私以爲公也大私第三十日

「管子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實也周書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何以徵其然耶黃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取王者之道也尸子曰樂善無告病愛舉人此先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湯曰朕有身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所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惟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也」

所謂大私者以與爲取者也不私於身而私天下是以天下爲私於己者也故曰大私此政略之實鑰也

第四 卑政的原則 卑政者爲衆生說法者也卑之無甚高論不離乎生民衣食住行四政而已蓋使民易知易行易久也卑政第三十三日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縷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梁肉

誠者不肯此言改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諱非曰所謂知者微妙之
言上知之所難也今爲衆人之法而以爲上知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
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
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
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所難論則闕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
務也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之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
君子不爲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同
務而已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夫獨行之賢
不足以成化
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
爲戶說網衆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由生也故聖人任道以通
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諱不相遺此至理之術故叔孫通
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勢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
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不因時
俗之務貴而奇異是誠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綈子之說矣一
由是言之事在適於時無貴於遠功政貴於卑近無事於高奇蓋施諸生民行
在日用固不能使大衆仰攀而不及也太賁以此爲政略施行之原則可謂知

所當務矣

綜觀上述四原則大賚政略學之權議論大體已具其所樹義雖多未能究諸子之遺範要其采擷羣言折衷理要以歸納的論理方法檢獲諸說之通義亦其心得也已

第四節 結論

趙欒長短經之作合政略學政略史及兵略學三者同附於一個理論的系統之下極義彌廣匠心獨運可稱絕作然就廣義言之其書詳闡智術之學以明政略之義則謂政略學之完成由於趙氏可也吾人觀正名第三十九所言「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謂之智……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注又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是知大賚政略之學其不離乎智術明矣

第二章 實際政治上政略運用之史例

第一節 李泌

李泌字長源遼東襄平人也隱居衡山與唐肅宗爲布衣交肅宗父子咸待以賓友軍國大事悉以諮之至德宗時始入相泌性澹泊有遠略觀其破賊對指畫天下事於掌中其於兵政二略經緯得失古今罕儔惜其不以著作傳也史

錄其對肅宗問曰

「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
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
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阿思那承慶耳願
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先弱互出擊
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
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壞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
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
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長源之對規取范陽窺其根本而肅宗不能用遂使安史之禍更延數歲今觀
其策以兵略爲骨幹而組成平賊之計劃若由廣義言之不得謂非政略之一
部也

第二節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相唐憲宗生平論諫凡數十事嘉有直臣風明
初將偕韓李相論事集七篇今存唐書本傳記「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大

將田興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爲創皆終之謀』及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百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以收潞州議皆足見老成謀國不戰而屈人以兵其勝算多也茲節錄二事以見其政略之設計固甚周也通鑑載論魏博事曰

「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宰臣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奏曰

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苦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贖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鄉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

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
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
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上曰善後十餘日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
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事

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朝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
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
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
之無及

上竟令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

李又奏朝廷恩威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
今計張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
從之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興魏博節度使張忠順未還制命已至田興感
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終又奏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
請發內庫錢一百五十萬緡以資之上允其請及詔書到鐘帛隨路而至

軍中受賜歡聲如雷

按集中所記文異意同而詞多疵類不知所本惟觀深之所奏洞察賊情而所處分適赴事機 故能臨機決發以一言而收六州之地不折一矢不

用一卒而使河山改色此實政略之模楷也已

又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曰

臣伏以兵機尚速久即計生威斷貴定疑即變起人情未一乃可伐謀 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悟八月十日得病……奏報已遲朝廷……

……數十日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同從 諫之亂……況從諫不會久主兵馬威惠未加於人……今朝

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使令倍程赴鎮從諫未及鋪置新

使已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下落也新使

既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前已謀抗朝

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爲……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鎮

即須厚賂交通若擬自保封疆即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特數月

之間定見覆敗……朝廷亦祇要明秋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

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李相國論事

自德宗朝務爲姑息不生餘節帥有物故者輒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受之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故藩鎮之禍寔不可制杜黃裳嘗請以法度裁制藩鎮憲宗深然之深之此疏亦沿杜氏之說而憲宗卒惑於李王二相不用其議豈不惜哉

第三章 結論

秦漢以後政略之學寔益衰微迨三國之際政論遂起一時智士皆以著作相尙然大抵均論君術其純粹研究政略學之理論如荀悅者蓋少其比及有唐趙蕤乃始締創爲綜合的政略學合政略學兵略學政略史於一爐貫通子史博洽多聞亦可謂爲唯史觀的政略學自政略學思想之胚胎時期以迄於完成時期中間歷數百年之黑暗時代而始產生趙氏之政略學可謂艱罕不易矣然自有唐而後又復重入於黑暗時代者垂千年士限於科舉學圍於腐儒文拘於八股斯學遂廢中間雖不無權奇智略之士要其才識以獵政權固所優爲而遂概肯昌言論其原理者晚明之際樊玉衡（玄之）始編智品分爲七品以爲『天下事無不濟於智者智之用在天如日在人如目無學無術而以人之國使倖何異瞽者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乎』（智品於倫序引樊氏

之言）馮猶龍亦編智囊一書其設清末胡林翼始爲讀史兵略近人元和宋宗元亦撰新智囊二十卷是皆纂述古史舊籍之智術或歸諸兵略各異厥品各殊其類要皆側重史的方面雖或間附評議不失爲我國經世之士然於純理的論述條理的分析則亦闕焉用是未能備述其說讀者苟爲智略之學可資觀覽焉

自敘

余本名耀生號成以字行廣東番禺人也先世居浙之錢塘貿易於浙粵間八世祖定山公諱陳琛康熙庚戌進士陝西學政高祖鳳池公諱樞雲南鹽提舉司提舉曾祖芳洲公諱烈貴州台拱同知祖謙之公諱增光廣東開建縣知縣先考信臣公諱澄開平縣典史廣肇羅工業學堂監督光緒末歿於任先公有惠政於民民至今思之立廟以祀崇享不絕余少孤家貧失學先妣虞大夫督其業先姊素文以刺繡佐其生始獲購書以讀既而識新會譚仲鸞先生始窺文哲法學之門徑民二應楊計黑之約爲廣州中原報記者民四從新水陳子純恩澍師赴潮任惠潮梅師範學校教員民六復爲香港上海汕頭各報記者翌年秋北游京師客於三水梁燕孫士詒先生之門民九冬創刊共和民報旋以番禺葉裕甫恭綽先生之爲交通部主事生平雅志不願入官堅辭不獲遂棄報業以從政焉翌歲出爲營口電報局長十四年多應葉先生之召任交通部秘書旋就羅鈞任姚次之兩先生聘先後任司法部秘書十七年春梁先生督辦稅務復辟爲稅務處秘書科長其後閻公百川衛戍北平聘爲參事二十一年春葉先生長鐵道部再辟參事同年五月顧公孟餘長部調業務

司司長時軍人主政綱紀蕩然余始倡辦負責運輸負責聯運統一各路管理掃除數十年鐵路積弊收回各路軍閥扣留車輛不畏強禦不避勞怨一秉至公以行嘗告顧部長曰我輩爲國家服務如辦不好請撤職以謝天下可也顧深然之遂毅然推行其革新政策於是鐵路管理權之統一乃始幸獲完成然卒以是得罪於諸鉅公貴人矣時軍政首腦爲蔣公介石每乘車赴滬亦必先夕派員付款購票而後上車以爲之倡廿年來軍閥橫行割據鐵路擅扣車輛自派局長中央法令咸視同具文至是而威行禁止風紀肅然而從事鐵路業務人員亦咸厲行政令一意改革數十年爲羣衆垢罵之積習一切摧陷而廓清之不可謂非快意之舉也廿四年冬張嘉璈長部頗修夙怨余遂去職元配蕭夫人福媛雅有高志勸賃地黃山爲借隱之計余亦以世方溷濁潛心著述不屑屑於身外浮名方將草創始就而國難暴發避地滬濱累辟不赴夫人亦力勸止願勉茹貧苦以冀時清然卒以貧故得病不治以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七日歿於滬上夫人臨命猶以是書爲囑曰願君勉成此書毋負吾望今此書成而夫人不及見之矣此書自十九年秋始屬草滬上每夜分一燈熒然夫人縫綴於旁而晉運筆不輟有所參考夫人輒執其勞廿二年二月先以編上刊行自國難後繼輟其業去歲夫人歿後重遺其囑復續爲之迄今始就總計是

書凡閱十五年而後成雖不得謂創獲要其鐵路藍縷苦心孤詣以卒其業不可謂不勤也已余生於勝清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一日子時昆弟九人長姊素文兄祖桓祖模弟祖杵祖森先後謝世今存者兄祖榮華山祖棠緣生弟祖桐梧生子述誠女紹雲紹文舜英撰有復園集誠之說叢先秦貨幣概論夏商遺文考釋七種化布新詁鐵路革新論纂要鬼谷子新注中國政略學史凡百數十萬言行於世

公事略

先公諱劍更名澄字紹謙號信臣伯安公次子也伯安公諱增楷改名年楷候補粵垣從兄謙之公諱增光廣東開建縣知縣無子以先公嗣焉公幼宗程朱之學事親以孝聞諱之公疾亟公禱於天願以身代刲臂肉和藥以進卒不救公生平引爲大憾嘗指其創痕以示兒輩曰此吾終天之恨也性耽文學湛於醫理晚年篤信耶教精研理化之學尤邃於化學工業清末以鹽大使降授開平縣典史代理長沙分司巡檢六年任滿卓異以巡檢升用時方維新伊始公首創工業救亡之議頗爲當道所知遂承命創辦廣肇羅工業學堂公爲監督其事時吾粵初無工業專門學校有之蓋自先公始其後逾年規模粗具即回原任會洪水泛濫蒼城被災水深丈餘公日夜督率民夫竭力防堵期月而水退縣民之獲登衽席者凡數萬人皆公之力也公遂以是遺痼疾不治而卒年僅三十九耳公佐理縣政綏輯流亡剷撫兼施巨盜壬人詔聚衆百人爲蒼城大患者十餘年聞公召遂束身來降迨公歿王嘆曰知我者唯俞太爺他人不容吾也旋即叛去復爲四邑患如故公嘗被命承審多所存活民之被冤抑無告者咸越之俞太爺用是無辜獲釋者歲百數十人其後民思其德立廟以祀號曰俞公廟至今崇享不絕公生於同治九年五月三十日子時終於光緒三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子時葬於開平縣南中山之原縣民歲時祭祀曰僉公墓

先妣盧太夫人諱羅蘭山陰子芸公之第三女也幼嫻女教性恬靜好學不倦年十七歸於先公其時家方素豐太夫人特以儉約其後中落復安之皆素中年從先公習新學嘗力主女子解放之議光緒末開平縣公益埠始闢為新埠太夫人蒞會演說以女子而登講壇並時無兩蓋得風氣之先焉迨先公溘逝太夫人孀居二十餘年家徒四壁無以為活太夫人含辛茹苦昕夕劬勞乃與先姊素文及一婢以刺繡為生撫育教養成取資焉旋以肺疾卒太夫人生於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卯時終於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五子子女九長女素文性純孝少孤母寡遂矢志不嫁奉母終身任廣州市第二十七小學校教員凡二十年生於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辰時歿於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卯時享年五十有一男祖榮字華山香港各報記者祖榮字棟生廣東基督教牧師次耀生隱居滬上以著述為生祖桐字梧生平綏徽略屬稽核祖桓祖模祖柵祖森均早世孫男述聰述明述飛述高述良述誠述福孀女仲秀美黎紹雲幼英紹文孫英

香山清夫人福媛小傳

夫人姓清氏名清貞又名福媛字佑雲吾粵香山縣人先外父焱翹公之第八女也生於員峰二堡幼穎悟好音樂多材藝十三年卒業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精鋼琴享盛名嘗任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教員十五年秋來歸於余余方貧窶祿入僅足供饘粥而夫人甘之泊如也嘗曰吾得君而居貧固所願也十九年冬夫人以產褥熱殁殆廿一年夏余長鐵道部業務司嘗偕遊蘇杭錫鎮徐兗秦岱平漢穗港之間往還千數百里放懷山水之際相約他年偕隱黃山卜居田野余心許之不料此願之終不能達也廿四年冬夫人始得腎疾廿六年秋滬賊家毀夫人慨然曰吾儕不幸罹茲國難雖破家蕩產非所恤也其雅量如此夫人生平具遠見識大體所以匡弼余者纖悉必舉平昔信服余無微不至至十八年間互相愛悅未嘗一語相忤事母以孝聞先外母胡太夫人兒女甚衆而終身倚之未或離督教子女尤謹嚴慈母嚴師一身兼之性慷直勇於爲人尤愛整潔絲毫苟親友之見之者咸肅然加敬焉自避難滬濱復食貧苦躬操井臼非常人所堪夫人視之晏如也端居多暇輒手自針織縫紵補綴十數年中加一日每屆寒冬一家絨毛衣襪莫非夫人手澤闔室溫煖唯夫人是恃今而後不能復望有此矣嗚呼夫人以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巳時

生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七日辰時歿享年四十有三子女三流誠紹雲紹文遺
言家中沒錢身後一切儉省所不舍者余暨兒女尙幼不及見其長成耳哀哉

三十三年五月七日佑雲夫人周年祭詩以弔之並題書後

忍興杜宇啼春曉。願種梅花鑿夢痕。四十年華隨逝水。人天同盡竟何
言。

人間何處賦招魂。廿載艱難悔誤君。兒女未成君未老。蒼天曷欲誰
論。

傷心鷓鴣鳴春暮。忍讀遺文諫米鹽。誰料清貧終禍汝。根虛況瘁病枝
添。

魂斷江南夕照微。水流花落送香歸。來生若得長相守。願作倉庚款款
飛。

三十四年五月七日再哭佑雲夫人

幾樹穠花落晚暉。年年此日送春歸。送春歸去花無語。寂寞人間淚暗

揮。

生無可戀死何甘。念我念兒更不堪。淒絕臨危唯一語。脈脈慈恨滿江

南。

積恨人間未易收。漫天風絮鎖樓樓。君家昆季凋零甚。何意於君不慈

留。

重哭東風又兩年。何堪遺篋睹珠鉞。原知世網無多味。肯惜餘生半道

捐。

三十五年五月七日弔佑雲夫人

浮生萬慮餘灰土。亂世千憂積一棺。流水落花都去也。何人重與話辛

酸。

艱危廿載失中年。契濶死生欲問天。黃海雙樓埋宿諾。白門遺恨鎖烽

煙。

江海相忘安賤業。簞瓢還許續陳編。高山流水今誰在。覆瓿真慙費稟

鉛。

三十六年五月七日悼佑雲夫人

重受東風又五年。年。變後落君前。文兒漸長成雲大。漸掩人間白髮添。
淒絕當年作嫁衣。前。故元自費矜持。無端誤安增刀尺。遠使平生不展眉。
每為春歸留春住。如何^春去竟不歸。人生到此將誰語。寂寞垂楊對夕暉。
貧賤夫妻十七年。崎嶇中路隔人天。願從落葉歸黃土。忍見梅花向月圓。

題詞

中國政界學史編成二十餘年舊作新當自序

我行富春江。懸流瀉千里。片急江帆沒。水落層嶂起。迴峯自倒流。峭壁擁高壘。
 俯視浮雲齊。坐觀林壑美。長嘯問江風。我行當何以。青夾岸松。破山前松。
 上勢山白。猶如壯歲開。蘇。桐君山。浩。春江水。杖策事清游。伎。有一士。飄然
 遺世立。慷慨嘗梅脾。登格異王桀。投閑卑揚子。謀難析秋毫。讀書明分
 理。獨行不為人。苦學以為己。噫嘻彼何人。癡騃竟誰似。淮陰辱袴下。
 蘇。幸人不齒。登高同一望。詳視均螻蟻。嗟。巖子陵。垂釣終已矣。世事有
 死張。我心祇為此。(民國二十一年富春江上作)